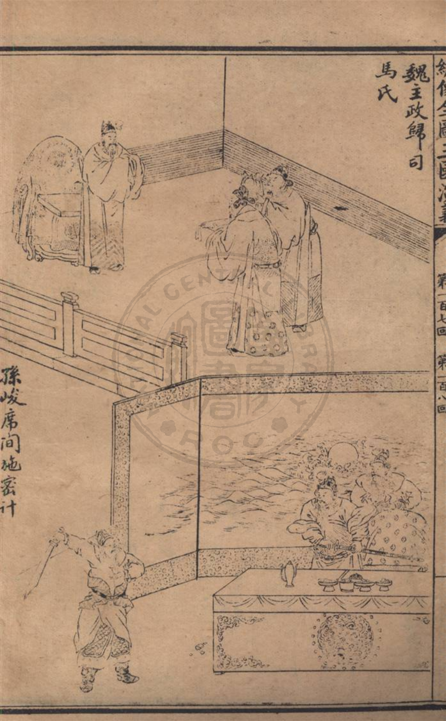

錦章書局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錦章書局印
陽湖汪洵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武侯預伏錦囊計

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魏主政歸司馬氏
孫峻席间施密計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三回　上方谷司馬懿受困　五丈原諸葛亮禳星

二出祁山之前有魏侵吳吳破魏之事六出祁山之時又有吳侵魏魏破吳之事猶是吳也禦魏則勝攻魏則不勝何也無討賊之志也魏之侵吳司馬懿在焉乃曹休一敗而司馬引歸為慮武侯之將伐魏也吳之侵魏陸遜在焉乃諸葛瑾一敗而陸遜亦引歸此豈亦慮武侯之将伐吳乎本無所慮而一收輒退使武侯之倚賴於吳者竟成畫餅悲夫

武侯一生用火攻者凡五有燒之而不必殺之者如博望之燒不必殺夏侯惇新野之燒不必殺曹仁赤壁之燒不必殺曹操是也有燒之而必欲殺之者如盤蛇谷之燒必欲殺藤甲兵上方谷之燒必欲殺司馬懿是也乃不欲殺之則果無一人之見殺必欲殺之則獨有一事之不同何也人曰天之助魏予曰非天之助魏而天之助晉也天為助晉而雨則不惟不助魏正所以滅魏與

或謂武侯知曹操之不死而特使關公釋之知陸遜之不死而特使黃承彥救之若獨於司馬師三人而不能預知其不死是不智也知其不死而必欲置之於死是逆天也予曰不然華容之役不遣別將或以為孔明咎矣魚腹之役不報猇亭或又以為孔明咎矣以為人之縱之而非天之縱之也惟至於上方谷之事而彈

慮竭能盡其人力然而人不縱之而天終縱之夫然後天下後世不得以謀事之不忠咎武侯而武侯亦得告無憾於先帝耳

因糧於敵之計善矣而敵之糧不可常恃則因糧不若運糧之善也木牛流馬之轉輸善矣而我之糧又未可常斷則運糧又不若屯田之善也屯田而轉輸不勞蜀之兵便而蜀之民亦便矣三分其地而軍屯其一民屯其二兵不妨民民不苦兵不獨蜀之民便而魏之民亦便矣後之有事於遠征者武侯屯田渭濱之法其何可以不講乎

司馬懿尅日而擒孟達未曾受詔於曹叡受巾幗而不戰何獨受詔於曹叡知其軍中詔請之詐而臨行所受之詔亦必密啟之魏主而求其賜之者也為將之道貴於隨機應變便宜行事豈有既出師以後而為將者復以欲戰之謀千里而請命者哉則又豈有未出師以前而為上者主一不戰之說先期而預定者哉由其後之非真益可悟其前之是假

詩之刺尹氏者曰誰秉國鈞不自為政若言大臣誤天子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武侯之自校簿書殆鑒諸此矣託馬謖而馬謖失之釋苟安而苟安負之任李嚴而李嚴又背之其猶敢以弗躬弗親而取咎與故處陳平丙吉之世可以不為武侯而當武侯之時不得復為陳平丙吉

天下豈有壽而可借者哉。若壽而可借。則死亦可詛也。武侯祝之。仲達何必不詛之。武侯自祝之。何不取仲達而詛之也。天下豈有星而可救者哉。若星可救。則雨亦可止也。風將借之。雨獨不能止之。陳倉之雨既知之而預備之。上方谷之雨何以不知之而忽燒之也。然則武侯之祝壽而禳星者。毋乃愚乎。曰武侯非為己請命而為漢請命耳。忠臣之事君。如孝子之事父母。知其親之將殞而不復為之求醫。不復為之問卜者非人情也。然則武侯之披髮步罡。與金縢之秉圭植璧一而已矣。

却說司馬懿被張翼廖化一陣殺敗。匹馬單槍望密林間而走。張翼收住後軍。廖化當先追趕。看看趕上。懿着慌繞樹而轉。化一刀砍去。正砍在樹上。及拔出刀時。懿已走出林外。（與馬超追曹操相似）廖化隨後趕出。却不知去向。但見樹林之東落下金盔一个。廖化取盔稍在馬上。一直望東追趕。原來司馬懿把金盔棄於林東。却反向西走去了。（與孫堅之棄赤幘相似）廖化追了一程。不見蹤跡。奔出谷口。遇見姜維。同回寨見孔明。張嶷早驅木牛流馬到寨。交割已畢。獲糧萬餘石。廖化獻上金盔。錄為頭功。魏延心中不悅。口出怨言。孔明只做不知。（又為後文伏線）且說司馬懿回到寨中。心甚惱悶。忽使命齎詔至。言東吳三路入寇。朝廷正議命將抵敵。令懿等堅守勿戰。（此則是魏主之詔矣然亦司馬懿教之於前也）懿受命已畢。深溝高壘。堅守不出。（以下按過西蜀再敘吳魏）却說曹叡聞孫權分兵三路而來。亦起兵三路迎之。命劉劭引

兵救江夏田豫引兵救襄陽叡自與滿寵率大軍救合淝滿寵先一軍至巢湖口望見東岸戰船無數旌旗整肅寵入中軍奏魏主曰吳人必輕我遠來未曾防備今夜可乘虛劫其水寨必得全勝（此寫魏將用計三路中只寫一路）魏主曰汝言正合朕意即令驍將張球領五千兵各帶火具從湖口攻之滿寵引兵五千從東岸攻之是夜二更時分張球滿寵各引兵悄悄望湖口進發將近水寨一齊吶喊殺入吳兵慌亂不戰而走被魏軍四下舉火燒燬戰船糧草器具不計其數（吳人兩次以火攻勝魏今卻反為魏所燒何其憊也）諸葛瑾率敗兵逃走沔口魏兵大勝而回次日哨軍報知陸遜遜集諸將議曰吾當作表申奏主上請撤新城之圍以兵斷魏兵歸路吾率衆攻其前彼首尾不敵一鼓可破也（此寫吳將用計三路中只寫兩路）衆軍服其言陸遜即具表遣一小校密地齎往新城小校領命齎著表文行至渡口不期被魏兵伏路的捉住解赴軍中見魏主曹叡叡搜出陸遜表文覽畢歎曰東吳陸遜真妙算也遂命將吳卒監下令劉劭謹防孫權後兵（魏將用計而吳人不知吳將用計而魏人知備亦天意也）卻說諸葛瑾大敗一陣又值暑天人馬多生疾病乃修書一封令人轉達陸遜議欲撤兵回國遜看畢謂來人曰拜上將軍吾自有主意使者回書諸葛瑾瑾問陸將軍作何舉動使者曰但見陸將軍催督衆人於營外種荳菽自與諸將在轅門射戲（從容不迫頗有名士風流然卻不似他人之燕雀處堂也）瑾大驚親自往陸遜營中與遜相見問曰今曹叡親來兵勢甚勝都督何以禦之遜曰吾前遣人表奏主上不料為敵人所獲機謀既洩彼必知備與戰無益不如且退已

差人奉表約主上緩緩退兵矣。（前上表閒寬寫後上表用意寫）瑾曰都督既有此意即宜速退何又遷延遜曰吾軍欲退當徐徐而動今若退兵魏人必乘勢追趕此取敗之道也足下宜先督戰船詐為拒敵之意吾悉以人馬向襄陽而進為疑敵之計然後徐徐退歸江東魏兵自不敢近耳（與武侯焚香操琴一樣意思）瑾依其計遜辭歸本營整頓船隻預備歸路遜整肅部伍張揚聲勢望襄陽進發（以進為退是為善退）早有細作報知魏主說吳兵已動須用隄防魏將聞之皆要出戰魏主素知陸遜之才諭諸將曰陸遜有謀莫非用誘敵之計不可輕動眾將乃止數日後哨卒來報東路三路兵馬皆退矣魏主未信再令人探之回報果然皆退魏主嘆曰陸遜用兵不亞孫吳東吳未可平也（善進為能善退亦為能）遂敕諸將各守險要自引大軍屯合淝以伺其變（以下按過吳魏再敘武侯）卻說孔明在祁山欲為久駐之計乃令蜀兵與魏民相雜種田軍一分民二分並不侵犯魏民皆安心樂業（木牛流馬運糧雖便不如屯田之尤便）司馬師入告其父曰蜀兵劫去我許多糧米今又令蜀兵與我民相雜屯田於渭濱以為久計似此真為國家大患父親何不與孔明約期大戰一場以決雌雄懿曰吾奉旨堅守不可輕動（老兒酒嘴只是害怕耳）正議間忽報魏延將着元帥向日所失金盔前來罵戰（先以失金盔羞之後乃以送巾幗辱之）眾將忿怒俱欲出戰懿笑曰聖人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但堅守為上（今之引書中言語以掩飾其短者大率類此）諸將依令不出魏延辱罵良久方回孔明見司馬懿不肯出戰乃密令馬岱造成木柵營中掘下深塹多積乾柴引火之物周圍山上多用柴草虛搭窩鋪內外皆

伏地雷置備停當孔明附耳囑之曰可將葫蘆谷後路塞斷暗伏兵於谷口若司馬懿趕到任他入谷便將地雷乾柴一齊放起火來（葫蘆裡都是貯火藥）又令軍士晝舉七星號帶於谷口夜設七盞明燈於山上以為暗號（七星燈之火正與下文之火相應燎原之火未有不本於星星之細者也）馬岱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魏延分付曰汝可引五百兵去魏寨討戰務要誘司馬懿出戰不可取勝只可詐敗懿必追趕汝可望七星旗處而入若是夜間則望七盞燈處而走只要引得司馬懿入葫蘆谷內吾自有擒之之策（如掠行者以葫蘆裝人）魏延受計引兵而走孔明又喚高翔分付曰汝將木牛流馬或二三十為一群或四五十為一群各裝米糧於山路往來行走如魏兵搶去便是汝之功（此又測摸不出）高翔領計驅駕木牛流馬去了孔明將祁山兵一一調去只推屯田分付如別兵來戰只許詐敗若司馬懿自來方併力只攻渭南斷其歸路（算到他歸路已是算無遺策）孔明分撥已畢自引一軍近上方谷下寨且說夏侯惠夏侯和二人入寨告司馬懿曰今蜀兵四散屯田各處結營以為久計若不趁此時除之縱令安日久居深根固蒂難以搖動懿曰此必又是孔明之計（只是不敢出頭）二人曰都督若如此疑慮寇敵何日得滅我兄弟二人當奮力決一死戰以報國恩懿曰既如此汝二人可分頭去戰（自己不敢出頭却推別人去試一試）遂令夏侯惠夏侯和各引五千兵去訖懿坐待回音却說夏侯惠夏侯和二人分兵兩路正行之間忽見蜀兵驅木牛流馬而來二人一齊殺將過去蜀兵大敗奔走木牛流馬盡被魏兵搶獲解投司馬懿營中（以木牛流馬引誘司馬懿是以

牛引馬以馬引馬也次日又劫擄得人馬百餘亦解赴大寨既以流馬引馬又以活馬引馬懿將解到蜀兵詰審虛實蜀兵告曰孔明料都督堅守不出盡命我等四散屯田以為久計不想却被擒獲此明係孔明所教却不叙明令讀者自知懿即將蜀兵盡皆放回夏侯和曰何不殺之懿曰量此小卒殺之無益不如放歸令說魏將寬厚仁慈釋彼戰心此呂蒙取荊州計也照應七十五回中事遂傳令今後凡有擒到蜀兵俱當善遣之仍重賞有功將吏諸將皆聽令而去却說孔明令高翔佯作運糧驅駕木牛流馬往來於上方谷口夏侯惠等不時截殺半月之間連勝數陣省筆之法司馬懿見蜀兵屢敗心中歡喜一日又擒到蜀兵數十人懿喚至帳下問曰孔明今在何處衆告曰諸葛丞相不在祁山在上方谷西十里下寨安住每日運粮屯於上方谷此又明係武侯所教今却不叙明令讀者自知懿備細問了即將衆人放去乃喚諸將分付曰孔明今不在祁山在上方谷安營汝等於明日可一齊併力攻取祁山大寨吾自引兵來接應今番却被騙得出頭了衆將領命各各准備出戰司馬師曰父親何故反欲攻其後懿曰祁山乃蜀人之根本若見我兵攻之各營必盡奔救我却取上方谷燒其糧草使彼首尾不接必大敗也欲攻上方谷先取祁山自為妙計那知正中了別人妙計司馬師拜服懿卽發兵起行令張虎樂綝各引五千兵在後救應且說孔明正在祁山望見魏兵或三五十一行或一二千一行隊伍紛紛前後顧盼料必來取祁山大寨乃密傳令衆將若司馬懿自來汝等便往劫寨奪了渭南騙他出戶便使無家衆將各各聽令却說魏兵皆奔祁山寨來蜀兵四下一齊吶喊奔走虛作救

應之勢司馬懿見蜀兵都去救祁山寨便引二子并中軍護衛人馬殺奔上方谷來（今番着了道兒）魏延只盼司馬懿到來忽見一枝魏兵殺到延縱馬向前視之正是司馬懿（候久了）延大喝曰司馬懿休走舞刀相迎懿挺槍接戰不上三合延撥回馬便走懿隨後趕來延只望七星旗處而走懿見魏延只一人軍馬又少放心追之令司馬師在左司馬昭在右懿自居中一齊攻殺將來（不是三馬同槽卻是三馬落阱矣）魏延引兵皆退入谷中去懿追到谷口先令人入谷中哨探（亦甚把細）回報谷内並無伏兵山上皆是糧房懿曰此必是積糧之所也遂大驅士馬盡入谷中懿忽見草房上盡是乾柴前面魏延已不見了懿心疑謂二子曰倘有兵截斷谷口如之奈何（至此方疑已是遲了）言未已只得聽喊聲大震山上一齊丟下火把來燒斷谷口魏兵奔逃無路山上火箭射下地雷一齊突出草房内乾柴都着刮刮雜雜火勢冲天司馬懿驚得手足無措乃下馬抱二子大哭曰我父子三人皆死於此處矣（讀至此為之拍案一快）正哭之間忽然狂風大作黑氣漫空一聲霹靂響處驟雨傾盆滿谷之火盡皆燒滅地雷不震火器無功（地雷怎及天雷人火怎當霹靂火○讀至此為之廢書一嘆）司馬懿大喜曰不就此時殺出更待何時即引兵奮力衝殺張虎樂綝亦各引兵殺來接應馬岱軍少不敢追趕司馬懿父子與張虎樂綝合兵一處同歸渭南大寨不想寨柵已被蜀兵奪了（雖失其營未喪其馬）郭淮孫禮正在浮橋上與蜀兵接戰司馬懿等引兵殺到蜀兵退去懿燒斷浮橋據住北岸且說魏兵在祁山攻打蜀寨聽知司馬懿大敗失了渭南營寨

兵心慌亂急退時四面蜀兵衝殺將來魏兵大敗十傷八九死者無數餘衆奔過渭北逃生孔明在山上見魏延誘司馬懿入谷一霎時火光大起心中甚喜以為司馬懿此番必死不期天雨大降火不能着哨馬報說司馬懿父子俱逃去了孔明歎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知其不可而强為之亦欲自盡其人事耳若竟諉之天而不為之謀豈昭烈託孤之意哉）後人有詩歎曰

谷口狂風烈焰飄何期驟雨降青霄武侯妙計如能就安得山河屬晉朝

却說司馬懿在渭北寨內傳令曰渭南寨柵今已失了諸將如再言出戰者斬（只是不要出頭好）衆將聽令據守不出郭淮入告曰近日孔明引兵巡哨必將擇地安營懿曰孔明若出武功山依山而東我等皆危矣若出渭南西止五丈原方無事也（此是衆人之語明知孔明必屯五丈原故詐為此言以安衆心耳）令人探之回報果屯五丈原司馬懿以手加額曰大魏皇帝之洪福也（老兒油嘴）遂令諸將堅守勿出彼久必自變且說孔明自引一軍屯於五丈原累令人搦戰魏兵只不出孔明乃取巾幗並婦人縞素之服盛於大盒之內修書一封遣人送至魏寨（既送巾幗又送縞素之服不惟是婦人又是寡婦矣）諸將不敢隱蔽引來使入見司馬懿懿對衆啟盒視之內有巾幗婦人之衣并書一封懿折視其書略曰

仲達既為大將統領中原之衆不思披堅執銳以決雌雄乃甘窟守土巢謹避刀箭與婦人又何異哉今遣人持巾幗素衣至如不出戰可再拜而受之倘恥心未泯猶有男子胸襟早與批回依期赴敵

司馬懿看畢。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視我為婦人耶。即受之。（虧他耐得。便是今日婦人亦不肯自以為婦人而耐男子之氣也）令重待來使。懿問曰。孔明寢食及事之煩簡若何。使者曰。丞相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啖之食。日不過數升。懿顧謂諸將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更無別策只好咒他死。却不想受了他巾幗女衣是竟為孔明之婦矣。若咒死了他則是真正寡婦也）使者辭去。回到五丈原。見了孔明。訴說司馬懿受了巾幗女衣。看了書札。並不嗔怒。只問丞相寢食及事之煩簡。絕不提起軍旅之事。某如此應對。彼言食少事煩。豈能長久。孔明嘆曰。彼深知我也。（武侯亦自料其不久於人世也）主簿楊顒曰。某見丞相常自校簿書。竊以為不必。夫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譬之治家之道。必使僕執耕。婢典爨。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其家主從容自在。高枕飲食而已。若皆身親其事。將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僕婢哉。失為家主之道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昔丙吉憂牛喘。而不問橫道死人。陳平不知錢穀之數。曰自有主者。（陳平丙吉當國家無事之時。豈可與武侯一例論哉）今丞相親理細事。汗流終日。豈不勞乎。司馬懿之言。真至言也。孔明泣曰。吾非不知。但受先帝託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盡心也。（正是鞠躬盡瘁之意）衆皆垂淚。自此孔明自覺神思不寧。諸將因此未敢進兵。却說魏兵皆知孔明以巾幗女衣辱司馬懿。懿受之不戰。衆將俱忿。入帳告曰。我等皆大國名將。安忍受蜀人如此之辱。願請出戰。以決雌雄。（主將已是雌了。衆將雄出甚麼來）懿曰。吾非不敢出戰而甘心受辱也。奈天子明詔。令堅守勿動。今若輕出。有違君意矣。（老兒油嘴。何不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衆將俱忿怒

一不平懿曰汝等皆要出戰待我奏淮天子同力赴敵如何（渾身是解說）衆皆允諾懿乃寫表
遣使直至合淝軍前奏聞魏主曹叡叡折表覽之其表畧曰
臣才薄任重伏蒙明旨令臣等堅守不戰以待蜀人之自斃奈今諸葛亮遺臣以
巾幗待臣如婦人耻辱至甚臣謹先達聖聽旦夕將效死一戰以報朝廷之恩以
雪三軍之耻臣不勝激切之至（純是假話）
叡覽畢乃謂多官曰司馬懿堅守不出今何故又上表求戰衛尉辛毗曰司馬懿本
無戰心必因諸葛亮耻辱衆將忿怒之故特上此表欲更乞明旨以遏諸將之心耳（辛毗揣破仲達之詐）叡然其言即令辛毗持節至渭北寨傳諭令勿出戰司馬懿接詔入帳辛毗宣
諭曰如再有敢言出戰者即以違旨論（此時不獨司馬懿為婦人而曹叡亦為婦人矣）衆將只得奉詔懿暗謂辛毗
曰公真知我心也於是令軍中傳說魏主令辛毗持節傳諭司馬懿勿得出戰蜀將
聞知報與孔明孔明笑曰此乃司馬懿安三軍之法也（此法瞞不得辛毗怎瞞得武侯耶）姜維曰丞相何以
知之孔明曰彼本無戰心所以請戰者以示武於衆耳豈不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
受安有千里而請戰者乎（若必請詔而後戰則上方谷之兵何以不聞奏詔而出也）此乃司馬懿因衆將忿怒故借曹叡之
意以制衆人今又播傳此言欲懈我軍心也（若蜀兵懈惰懿必復出矣）正論間忽報費禕到孔明請入
問之禕曰魏主曹叡聞東吳三路進兵乃自引大軍至合淝令滿寵田豫劉劭分兵
三路迎敵寵設計盡燒東吳糧草戰具吳兵多病陸遜上表於吳王約會前後夾攻

不意費表人中途被魏兵所獲因此機關洩漏吳兵無功而還孔明聞知此信遂長嘆一聲不覺昏倒於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至此愈信）衆將急救半晌方甦孔明嘆曰吾心昏亂舊病復發恐不能生矣是夜孔明扶病出帳仰觀天文十分驚慌回帳謂姜維曰吾命在旦夕矣維曰丞相何出此言孔明曰吾見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暗相輔列曜其光昏暗天象如此吾命可知（但看前日之雨不必更看今日之星矣）維曰天象雖如此丞相何不用祈禳之法挽回之孔明曰吾素諳祈禳之法但未知天意若何汝可引甲士四十九人各執皂旗穿皂衣環繞帳外我自於帳中祈禳北斗若七日內主燈不滅吾壽可增一紀如燈滅吾必死矣閒雜人等休令放入凡一應需用之物可令二小童搬運（此等禳星法是真本事不似今日道士禳星是騙齋供吃也）姜維領命自去準備時值八月中秋是夜銀河耿耿玉露零零旌旗不動刁斗無聲（寫軍中秋夜與子美暮上河陽橋之詩相彷彿）姜維在帳外引四十九人守護孔明自於帳中設香花祭物地上分布七盞大燈於外布四十九盞小燈內安本命燈一盞（上方谷只有七盞燈此處又添出無數小燈燈與燈前後相應）孔明拜祝曰亮生於亂世甘老林泉承昭烈皇帝三顧之恩託孤之重不敢不竭犬馬之勞誓討國賊不意將星欲墜陽壽將終謹書尺素上告穹蒼伏望天慈俯垂鑒聽曲延臣算使得上報君恩下救民命克復故物永延漢祀非敢妄祈寔由情切（是非為己請命而為漢請命也）拜祝畢就帳中俯伏待旦（一不像今之伏壇道士本無誠心一味粧模做樣）次日扶病理事吐血不止日則計議軍機夕則步罡踏斗（一發食少事煩）却說司馬懿在營中堅守不出忽一夜仰觀天文大

喜謂夏侯霸曰吾見將星失位孔明必然有病不久便死（幸災樂禍只因無可奈何耳）你可引一千兵去五丈原哨探若蜀人攘亂不出接戰孔明必然患病矣吾當乘勢攻之（此時何不奉天子詔）霸引兵而去孔明在帳中祈禳已及六夜見主燈明亮心中甚喜姜維入見正見孔明披髮仗劍步罡踏斗鎮壓將星忽聽寨外吶喊方欲令人出問魏延飛步入告曰魏兵至矣延脚步急竟將主燈撲滅（谷中之火為大雨所撲滅帳中之燈為魏延所撲滅前後相應）孔明棄劍而嘆曰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原是禳不得可破愚夫之見）魏延惶恐伏地請罪姜維忿怒拔劍欲殺魏延正是

萬事不由人做主　一心難與命爭衡　未知魏延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四回　隕大星漢丞相歸天　見木像魏都督喪胆

或疑武侯有靈異之術如八陣圖木牛流馬之類幾於神矣仙矣而終不免於一死者何也曰武侯非左慈李意之比也長生不死為出世之神仙有生有死為入世之聖賢學聖賢則不失為真寔學神仙則多至於妖妄武侯不以神仙之不可知者以示天下可疑正以聖賢之無一不可知者示天下以可法耳

曹操司馬懿之為相與諸葛武侯之為相其總攬朝政相似也其獨握兵權相似也其神機妙算為衆推服又相似也而或則簒或則忠者一則有私一則無私一則為子孫計一則不為子孫計故也操之臨終必囑曹丕懿之臨終必囑師昭而武侯則不然其行丞相事則託之蔣琬費禕矣其行大將軍事則付之姜維矣而

諸葛瞻諸葛尚曾不與焉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頃而外更無有一事以增家慮則出將入相之孔明依然一彈琴抱膝之孔明耳原夫初心本欲功成之後為泛湖之范蠡辟穀之張良而無如事之未終乃卒於五丈原之役嗚呼有人如此尚得於功名富貴中求之耶

五丈原之役所以踐死而後已之一語也而有死而不已者後事有所託則九伐中原將自此始前事有所承則六出祁山不自此而止也又有死而不死者蜀人之思孔明皆有一未死之孔明在其心魏人之畏孔明如有一未死之孔明在其目也豈獨當日之刻像於車中者為然哉後世之慕義者讀出師二表無不欷歔慷慨想見其為人則雖謂武侯至今未嘗死至今未嘗已焉可也

死為定數武侯有不欲死之心者何也曰念託孤之任重則不可以死念嗣君之才劣則不可以死外顧敵之未滅內顧諸臣更無一人堪與我匹者則又不可以死不可以死而死此武侯所以不欲死也雖然人事已盡則亦可以無憾於死無憾於死則不可死者其心而可以死者其事也老泉以不可死者責管仲而獨不能以此責武侯則武侯之死殆賢於管仲多矣

管仲尊周有撥亂之風樂毅存燕有繼絕之力武侯自比管樂特以撥亂繼絕之意自寓耳而武侯之才之品有非管樂之所能及者其用兵則年少之子弁也其

輔主則異姓之公旦也至其出處大綱又與伊尹最相彷彿如先識三分非先覺乎躬耕南陽非樂道乎三顧而出非三聘之幡然乎鞠躬盡瘁非自任以天下之重乎兄弟各事一國而天下不以為疑非猶五就湯五就桀之跡乎事國十二年而後主不以為疑非猶遷桐宮廢太甲之事乎始之不求聞達依然千駟弗顧之心繼之誓願討賊無異一夫不獲之恥三代以後一人而已

却說姜維見魏延踏滅了燈心中忿怒拔劍欲殺之孔明止之曰此吾命當絕非文長之過也維乃收劍孔明吐血數口臥倒床上謂魏延曰此是司馬懿料吾有病故令人來探視虛實汝可急出迎敵（抱病若此料事如神）魏延領命出帳上馬引兵殺出寨來夏侯霸見了魏延慌忙引軍退走延追趕二十餘里方回孔明令魏延自安本寨把守姜維入帳直至榻前問安孔明曰吾本欲竭忠盡力恢復中原重興漢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將死吾平生所學已著書二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內有八務七戒六恐五懼之法（務居其一戒恐懼居其三可見用兵之道貴在小心）吾遍觀諸將無人可授獨汝可傳我書切勿輕忽維哭拜而受孔明又曰吾有連弩之法不曾用得其矢長八寸一弩可發十矢皆畫成圖本汝可依法造用（為後文躬魏兵伏線）維亦拜受孔明又曰蜀中諸道皆不多憂惟陰平之地切須仔細此地雖險峻久必有失（為後文鄧艾入川伏線）又喚馬岱附耳低言授以密計囑曰我死之後汝可依計行之（為後文斬魏延伏線）岱領計而出少頃楊儀入孔明喚至榻前授與

一錦囊密囑曰我死魏延必反待其反時汝於臨陣方開此囊那時自有斬魏延之人也(為後文臨陣見馬岱伏線)孔明一一調度已畢便昏然而倒至晚方甦便連夜表奏後主後主聞奏大驚急令尚書李福星夜至軍中問安兼詢後事李福領命趲程赴五丈原入見孔明傳後主之命問安畢孔明流涕曰吾不幸中道喪亡虛廢國家大事得罪於天下我死後公等宜竭忠輔國國家舊制不可更易吾所用之人亦不可輕廢(周公曰厥若彝及撫事如予伊尹曰無以辨言亂舊政同此意也)吾兵法皆授與姜維他自繼吾之志能為國家出力(為後九伐中原伏線)吾今命已在旦夕當即有遺表上奏天子也李福領了言語匆匆辭去孔明強支病體令左右扶上小車出寨遍觀各營自覺秋風吹面徹骨生寒(寫盡病軀妙在自覺二字)乃長嘆曰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千古以下同此悲憤○宗澤臨終大呼過河者三又高吟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句蓋亦以武侯自況也耳)嘆息良久回到帳中病轉沉重乃喚楊儀分付曰馬岱王平廖化張翼張嶷等皆忠諒死節之士久經戰陣多負勤勞堪可委用(前對李福止言姜維此對楊儀並及此數人)我死之後凡事俱依舊章而行(前與李福言者是國法此與楊儀言者是軍法)緩緩退兵不可急驟汝深通謀略不必多囑姜伯約智勇足備可以斷後(囑楊儀亦重託姜維)楊儀泣拜受命孔明令取文房四寶於臥榻上手書遺表以達後主表略曰

伏聞生死有常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盡愚忠臣亮賦性愚拙遭時艱難分符擁節專掌鈞衡興師北伐未獲成功何期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終事陛下飲恨

無窮。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皇。布仁恩於宇下。提拔幽隱。以進賢良。屏斥奸邪。以厚風俗。（即親賢臣遠小人之意）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頃。子孫衣祿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隨身所需。悉仰於官。不別治生產。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也。

孔明寫畢。又囑楊儀曰。吾死之後。不可發喪。可作一大龕。將吾屍坐於龕中。以米七粒。放吾口內。脚下用明燈一盞。軍中安靜如常。切勿舉哀。則將星不墜。吾陰魂更自起鎮之。（神奇之極）司馬懿見將星不墜。必然疑驚。吾軍可令後軍先行。然後一營一營緩緩而退。若司馬懿來追。汝可布成陣勢。回旗反鼓。等他來到。却將我先時所刻木像。安於車上。令大小將士。分列左右。推出陣前。懿見之必驚走矣。（前用木牛木馬。今又用木人。何先生之善能驅使草木也）楊儀一一領諾。是夜孔明令人扶出。仰觀北斗。遙指一星曰。此吾之將星也。（奇絕）衆視之。見其色昏暗。搖搖欲墜。孔明以劍指之。口中念咒。（更是神奇之極）咒畢。即回帳時。不省人事。衆將正慌亂間。忽尚書李福又至。見孔明昏絕。口不能言。乃大哭曰。我誤國家之大事也。須臾孔明復醒。（又奇）開目徧視。見李福立於榻前。孔明曰。吾已知公復來之意也。（奇絕）福謝曰。福奉天子命。問丞相身後。誰可任大事者。適因匆遽。失於諮請。故復來耳。孔明曰。吾死之後。可任大事者。蔣公琰其宜也。福曰。公琰之後。誰可繼之。孔明曰。費文偉繼之。福又問。文偉之後。誰當繼之。孔明不答。（費偉之後。漢祚亦終矣。孔明所以不答）衆將近前視之。已薨矣。時

建興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壽五十四歲。後部杜公有詩嘆曰。

長星昨夜墜前營。訃報先生此日傾。虎帳不聞施號令。麟臺誰復著勳名。

空餘門下三千客。辜負胸中十萬兵。好看綠陰清晝裡。於今無復迓歌聲。

白樂天亦有詩曰

先生晦跡卧山林。三顧那逢賢主尋。魚到南陽方得水。龍飛天外便為霖。

託孤既盡慇懃禮。報國還傾忠義心。前後出師遺表在。令人一覽淚沾襟。

初蜀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為孔明之副。嘗以職位閒散。怏怏不平。怨謗無已。於是孔明廢之為庶人。徙之汶山。及聞孔明亡。乃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李嚴聞之亦大哭病亡。蓋嚴嘗望孔明復收己。得自補前過。度孔明死後。人不能用之故也。管仲奪伯氏騈邑三百。沒齒無怨言。夫無怨已難矣。今廢之黜之。而又為之泣。為之死。孔明之得此於廖李二人者。則更不易也。○忙中忽夾叙此二事。絕有筆力。後元微之有詩讚孔明曰

撥亂扶危主。慇懃受託孤。英才過管樂。妙策勝孫吳。

凜凜出師表。堂堂八陣圖。如公存盛德。應嘆古今無。

是夜天愁地慘。月色無光。孔明奄然歸天。姜維楊儀遵孔明遺命。不敢舉哀。依法成殮。安置龕中。令心腹將卒三百人守護。隨傳密令。使魏延斷後。各處營寨一一退去。以下接過蜀將一邊。再叙魏將一邊。

卻說司馬懿夜觀天文。見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星有角大奇。自東北方流於西南。墜於蜀營內。三投再起。此是孔明神通。隱隱有聲。星有聲大奇。懿驚喜曰。孔明死矣。既驚又喜。寫仲達忌孔明之甚。即

傳令起大兵追之方出轅門忽又疑慮曰孔明善會六丁六甲之法今見我久不出戰故以此術詐死誘我出耳今若追之必中其計（既喜又疑寫仲達畏懼孔明之甚）遂復勒馬回寨不出只令夏侯霸暗引數十騎往五丈原山僻哨探消息（以下按過魏將再叙蜀兵）却說魏延在本寨中夜作一夢夢見頭上忽生二角（武侯既死而其星有角魏延未死而其頭夢角亦關關相對）醒來甚是疑異次日行軍司馬趙直至延請入問曰久聞足下深明易理吾夜夢頭生二角不知主何吉凶煩足下為我決之趙直想了半晌答曰此大吉之兆麒麟頭上有角蒼龍頭上有角乃變化飛騰之象也（總之要反則是頭上生出角耳）延大喜曰如應公言當有重謝直辭去行不數里遇尚書費禕禕問何來直曰適至魏文長營中文長夢頭生角令我決其吉凶此本非吉兆但恐直言見責因以麒麟蒼龍解之禕曰足下何以知非吉兆直曰角字之形乃刀下用也今頭上有刀其凶甚矣（預為後文之兆）禕曰公且勿洩漏直別去費禕至魏延寨中屏退左右告曰昨夜三更丞相已去世矣臨終再三囑付令將軍斷後以當司馬懿緩緩而退不可發喪今兵符在此便可起兵延曰何人代理丞相之大事（此句便有不肯相下之心）禕曰丞相一應大事盡託與楊儀用兵密法皆授與姜伯約此兵符乃楊儀之令也延曰丞相雖亡吾今現在楊儀不過一長史能當此大任他只宜扶柩入川安葬我自率兵攻司馬懿務要成功豈可因丞相一人而廢國家大事耶（不說投魏只說代魏一不說不肯聽令只說不宜回兵以漸而來）禕曰丞相遺令教且暫退不可有違延怒曰丞相當時若依我計取長安久矣（此是不服武侯○遙應初出祁山時事）

吾今官任前將軍征西大將軍南鄭侯（好貨）安肯與長史斷後（此是不服楊儀）禕曰將軍之言雖是然不可輕動令敵人恥笑待吾往見楊儀以利害說之令彼將兵權讓與將軍何如（費禕詭詞以對極為得體）延依其言禕辭延出營急到大寨見楊儀具述魏延之語儀曰丞相臨終曾密囑我曰魏延必有異志今我以兵符往寔欲探彼之心耳今果應丞相之言吾自令伯約斷後可也於是楊儀領兵扶柩先行令姜維斷後依孔明遺令徐徐而退（此時楊儀魏延又分作兩邊寫）魏延在寨中不見費禕來回覆心中疑惑乃令馬岱引十數騎往探消息回報曰後軍乃姜維總督前軍大半皆退入谷中去了延大怒曰豎儒焉敢欺我吾必殺之因謂岱曰公肯相助否岱曰吾亦素恨楊儀願助軍將攻之（此是孔明所教卻不敘明令讀者自知）延大喜即拔寨引本部兵望南而行（以下按過蜀將一邊再敘魏營一邊）卻說夏侯霸引兵至五丈原看來不見一人急回報司馬懿曰蜀兵已盡退矣懿跌足曰孔明真死矣可速追之夏侯霸曰都督不可輕追可令偏將先往（又是一個怕的）懿曰此番須吾自行遂引兵同二子一齊殺奔五丈原來吶喊搖旗殺入蜀寨果無一人（只好在無人處耀武揚威想因孔明死後特到營中來嚇鬼淨宅耳）懿顧二子曰汝急催兵趕來吾先引軍前進於是司馬師司馬昭在後催軍懿自引軍先行追到山下望見蜀兵不遠乃奮力追趕忽然山後一聲砲響喊聲大震只見蜀兵俱回旗反鼓樹影中飄出中軍大旗上書一行大字曰漢丞相武侯諸葛亮（此是銘旌耳猶認作帥旂可發一笑）懿大驚失色定睛看時只見中軍數十員上將擁出一輛四輪車來車上端坐孔明綸巾羽

羽扇鶴氅皂縧（寫司馬懿先見旂後見像吃驚不小）懿大驚曰孔明尚在吾深入其重地墮其計矣急勒回馬便走背後姜維大叫賊將休走你中了我丞相之計也魏兵魂飛魄散棄甲丟盔拋戈撇戟各逃性命自相踐踏死者無數（畏蜀如虎見死虎亦認作生虎可發一笑）司馬懿奔走了五十餘里背後兩員魏將趕上扯住馬嚼環叫曰都督勿驚懿用手摸頭曰我有頭否（驚極過出趣語○如無頭尚然能走則隕星安得便死）二將曰都督休怕蜀兵去遠了懿喘息半晌神色方定睜目視之乃夏侯霸夏侯惠也（被死人嚇怕連活人亦幾乎不認得）乃徐徐按轡與二將尋小路奔歸本寨使眾將引兵四散哨探過了二日鄉民奔告曰蜀兵退入谷中之時哀聲震地軍中揚起白旗孔明果然死了止留姜維引一千兵斷後前日車上之孔明乃木人也（人如孔明雖木人可當活人不似今人活人想像木人也）懿曰吾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也（解嘲語然而汗顏矣）於是蜀中人諺曰死諸葛能走生仲達（武侯原是如生仲達幾乎嚇死直可謂之生諸葛能走死仲達耳）後人有詩嘆曰

長星半夜落天樞奔走還疑亮未殂關外至今人冷笑頭顱猶問有和無

司馬懿知孔明死信已確乃復引兵追趕（無恥）行至赤岸坡而見蜀兵已去遠乃引還顧謂眾將曰孔明已死吾等皆高枕無憂矣（可知以前卻是夜眠不貼蓆也）遂班師回一路見孔明安營下寨之處前後左右整整有法懿嘆曰此天下奇才也（又在武侯死後補寫武侯）於是引兵回長安分調眾將各守隘口懿自回洛陽面君去了（以下接過魏兵再敘蜀事）卻說楊儀引姜維排成陣勢緩緩退入棧閣道口然後更衣發喪揚旛舉哀蜀兵皆撞跌而哭至有哭死者（使人畏威易使人懷德者難孔

明何以得此於蜀兵哉 蜀兵前隊正行到棧閣道口。忽見前面火光沖天。喊聲震地。一彪軍攔住去路。故作驚人之筆 衆將大驚。報與楊儀。正是

已見魏營諸將去。不知蜀地甚兵來。 未知來者是何處兵馬且看下文分解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五回　武侯預伏錦囊計　魏主折取承露盤

此記武侯死後之事也。前營之星方殞而魏延遂興反漢之兵，則武侯之不可以死也。錦囊之計有遺而魏延終應生角之夢，則武侯之實未嘗死也。逆知其必叛而不於未叛之時除之，於此見武侯之仁；不待其既叛而早於未叛之先防之，於此見武侯之智。

魏延既反，不獨司馬懿一大敵也，即魏延亦一大敵也。當其焚棧道，攻南鄭，使魏人知之而回兵轉鬬，則蜀之亡可翹足而待矣。且有楊儀與延互相訐奏，少主疑於內，諸將阻於外，且太后憂惶而未寧，廷臣聚議而未決，而卒能定之俄頃，易危而為安，則武侯身後之功，不其偉哉。

武侯死而吳之君臣懼可知也，曰今而後莫予援也已。武侯死而魏之君臣喜可知也，曰今而後莫予毒也已。惟其懼而邊境之戍，於是乎增；惟其喜而土木之功，於是乎起。然則思武侯者，不獨蜀人為然也。於其戍之勞而吳之人不得不思武侯，於其役之苦而魏之人亦不得不思武侯。

凡後人之失，未有不本於前人之失以為之倡也。有銅雀、玉龍、金鳳之臺作於前，乃有總章觀、青霄閣、鳳凰樓之工興於後矣。有曹丕之殺甄后以作之於前，乃有

曹叡之殺毛后以效之於後矣然曹操止於築臺而叡則更勞其民於折臺操止以其民充役而叡至欲以宮充役毛氏比甄氏之來為正而其被黜亦與甄氏同曹叡曾以射鹿之事諷其父而其殺毛氏則與其父等尤而效之更有甚焉則祖宗之為法於子孫者可不懼與

却說楊儀聞報前路有軍攔截忙令人哨探回報說魏延燒絕棧道引兵攔路（魏延隱然一敵國）儀大驚曰丞相在日料此人久後必反誰想今日果然如此今斷吾歸路當復如何費禕曰此人必先揑奏天子誣吾等造反故燒絕棧道阻遏歸路（魏延上表事在費禕一邊虛寫）吾等亦當表奏天子陳魏延反情然後圖之姜維曰此間有一小徑名槎山雖崎嶇險峻可以抄出棧道之後一面寫表奏聞天子一面將人馬望槎山小路進發（費禕只算得上表姜維便算到歸路）且說後主在成都寢食不安動止不寧後作一夢夢見成都錦屏山崩倒（孔明乃蜀之屏障先主得孔明如得水後主倚孔明如倚山）遂驚覺坐而待旦聚集文武入朝圖夢譙周曰臣昨夜仰觀天文見一星赤色光芒有角自東北落於西南主丞相有大凶之事今陛下夢山崩正應此兆（泰山其頹哲人其萎）後主愈加驚怖忽報李福到後主急召入問之福頓首泣奏丞相已亡將丞相臨終言語細述一遍後主聞言大哭曰天喪我也哭倒於龍牀之上（能令後主如此不是寫後主是寫武侯）侍臣扶入後宮吳太后聞之亦放聲大哭不已（能令太后如此不是寫太后是寫武侯）多官無不哀慟百姓人人涕泣（能令多官百姓如此不是寫多官百姓是寫武侯）後主連日傷感不能設朝忽報魏延表奏楊儀造反（不在魏延一邊寫只在後主一邊寫）

（省筆之法）羣臣大駭入宮啟奏後主時吳太后亦在宮中後主聞奏大驚命近臣讀魏延表其畧曰

征西大將軍南鄭侯臣魏延誠惶誠恐頓首上言楊儀自總兵權率衆造反刼丞相靈柩欲引敵人入境臣先燒絕棧道以兵守禦謹此奏聞

讀畢後主曰魏延乃勇將足可拒楊儀等衆何故燒絕棧道（此句頗似聰明）吳太后曰嘗聞先帝有言孔明識魏延腦後有反骨每欲斬之（又將五十三回中語一提）因憐其勇故姑留用今彼奏楊儀等造反未可輕信楊儀乃文人丞相委以長史之任必其人可用今日若聽此一面之詞楊儀等必投魏矣此事當深慮議不可造次（太后亦明於料人料事）衆官正商議間忽報長史楊儀有緊急表到近臣拆表讀曰

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誠惶誠恐頓首謹表丞相臨終將大事委於臣照依舊制不敢變更使魏延斷後姜維次之今魏延不遵丞相遺語自提本部人馬先入漢中放火燒斷棧道欲刼丞相靈車謀為不軌變起倉卒謹飛章奏聞

太后聽畢問卿等所見若何蔣琬奏曰以臣愚見楊儀為人雖禀性過急不能容物至於籌度糧草參贊軍機與丞相辦事多時今丞相臨終委以大事決非背反之人魏延平日恃功務高人皆下之儀獨不假借延心懷恨今見儀總兵心中不服故燒棧道斷其歸路又誣奏而圖陷害臣願將全家良賤保楊儀不反實不敢保魏延（一個先料）

楊儀次料魏延董允亦奏曰。魏延自恃功高。常有不平之心。口出怨言。向所以不即反者。懼丞相耳。今丞相新亡。乘機為亂。勢所必然。若楊儀才幹敏達。為丞相所任用。必不背反。一个先料魏延次料楊儀所見皆同後主曰。若魏延果反。當用何策禦之。蔣琬曰。丞相素疑此人。必有遺計授與楊儀。若儀無恃。安能退入谷口乎。延必中計矣。陛下寬心。蔣琬料事如見武侯薦之不謬蔣琬亦是小寫武侯不多時。魏延又表至。告稱楊儀反了。正覽表之間。楊儀又表到。奏稱魏延背反。二人接連具表。各陳是非。後表俱用虛寫省却無數筆墨忽報費禕到。後主召入。禕細奏魏延反情。後主曰。若如此。且令董允假節釋勸。用好言撫慰。和事天子允奉詔而去。却說魏延燒斷棧道。屯兵南谷。把住隘口。自以為得計。不想楊儀姜維星夜引兵抄到南谷之後。儀恐漢中有失。令先鋒何平引三千兵先行。儀同姜維等引兵扶柩望漢中而來。楊儀亦可謂能且說何平引兵逕到南谷之後。擂鼓吶喊。哨馬飛報魏延。說楊儀令先鋒何平引兵自槎山小路抄來搦戰。延大怒。急披挂上馬。提刀引兵來迎。兩陣對圓。何平出馬大罵曰。反賊魏延安在。延亦罵曰。汝助楊儀造反。何敢罵我。平叱曰。丞相新亡。骨肉未寒。汝焉敢造反。乃揚鞭指川兵曰。汝等軍士。皆是西川之人。川中多有父母妻子兄弟親朋。丞相在日。不曾薄待汝等。今不可助反賊。宜各回家鄉聽候賞賜。衆軍聞言。大喊一聲。散去大半。先散其兵此必楊儀姜維所教延大怒。揮刀縱馬。直取何平。平挺槍來迎。戰不數合。平詐敗而走。延隨後趕來。衆軍弓弩齊發。延撥馬而回。見衆將紛紛潰散。延轉怒。拍馬趕上。殺了數人。

却只止遏不住只有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此受武侯之計不動敘明令讀者自知）延謂岱曰公真心助我事成之後决不相負遂與馬岱追殺何平平引兵飛走而去魏延收聚殘軍與馬岱商議曰我等投魏若何岱曰將軍之言不智甚也大丈夫何不自圖霸業乃輕屈膝於人耶吾觀將軍智勇足備兩川之士誰敢抵敵吾誓同將軍先取漢中隨後進攻兩川（妙在亦善於詞令）延大喜遂同馬岱引兵直取南鄭姜維在南鄭城上見魏延馬岱耀武揚威蜂擁而來維急令拽起弔橋延岱二人大叫早降（此時馬岱竟似同謀令人猜摸不出）姜維令人請楊儀商議曰魏延勇猛更兼馬岱相助雖然軍少何計退之（不是一番疑惑不見武侯遺計之妙）儀曰丞相臨終遺一錦囊囑曰若魏延造反臨城對敵之時方可開拆便為斬魏延之計今當取出一看遂出錦囊拆封看時題曰待與魏延對敵馬上方許拆開（妙在拆開又不見計策令人猜摸不出）維大喜曰既丞相有戒約長史可收執吾先引兵出城列成陣勢公可便來姜維披挂上馬綽槍在手引三千軍開了城門一齊衝出鼓聲大震排成陣勢維挺槍立馬於門旗之下高聲大罵曰反賊魏延丞相不曾虧汝今日如何背反延橫刀勒馬而言曰伯約不干你事只教楊儀來（魏延只恨一楊儀）儀在門旗影裏拆開錦囊視之如此如此（妙在到此處又不說明只是令人猜摸不出）儀大喜輕騎而出立馬陣前手指魏延而笑曰丞相在日知汝久後必反教我提備今果應其言汝敢在馬上連叫三聲誰敢殺我便是真大丈夫吾就獻漢中城池與汝（讀者至此正不知此是甚計策）延大笑曰楊儀匹夫聽著若孔明在日吾尚懼三分他今已亡天下誰敢敵我

休道連叫三聲。便叫三萬聲。亦有何難。遂提刀按轡於馬上。大叫曰。誰敢殺我。一聲未畢。腦後一人。厲聲而應曰。吾敢殺汝。手起刀落。斬魏延於馬下。來得突兀出人意外衆將駭然。斬魏延者。乃馬岱也。先聞其聲次見其刀然後知其人總是寫得意外原來孔明臨終之時。授馬岱以密計。只待魏延喊叫時。便出其不意斬之。當日楊儀讀罷錦囊計策。已知伏下馬岱在彼。故依計而行。果然殺了魏延。此處方纔叙明以前都是疑陣後人有詩曰。

諸葛先機識魏延。已知日後反西川。錦囊遺計人難料。却見成功在馬前。

却說董允未及到南鄭。馬岱已殺了魏延。與姜維合兵一處。楊儀具表星夜奏聞後主。後主降旨曰。既已明正其罪。仍念前功。賜棺槨葬之。如此待之不失為厚楊儀等扶孔明靈柩到成都。後主引文武官僚。盡皆掛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後主放聲大哭。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無不痛哭。哀聲震地。又寫一番哀痛後主命扶柩入城。停於丞相府中。其子諸葛瞻守孝居喪。後主還朝。楊儀自縛請罪。後主令近臣去其縛曰。若非卿能依丞相遺教。靈柩何日得歸。魏延如何得滅。大事保全。皆卿之力也。遂加楊儀為中軍師。馬岱有討逆之功。即以魏延之爵爵之。此亦處置得停當想必蔣公琰所教也儀呈上孔明遺表。後主覽畢大哭。降旨卜地安葬。費禕奏曰。丞相臨終命葬於定軍山。不用牆垣磚石。亦不用一切祭物。補前卷中所未及後主從之。擇本年十月吉日。後主自送靈柩至定軍山安葬。為後文鍾會祭神伏線後主降詔致祭。謚號忠武侯。令建廟於沔陽。四時享祭。後杜工部有詩曰。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前解詠祠堂後解詠丞相至城外然後有丞相祠堂然至城外而見祠堂是無心於見祠堂者也先言祠堂而後至城外是有心於弔祠堂者也有一丞相於胸中而至其地尋其廟則在錦官城外森森柏樹之中也三四兩句是但見祠堂而無丞相也碧草春色黃鸝好音入一自字空字便淒清之極　黃鳥所以求友嚶百世而相感君子有尚友古人之思而無如古人終不可見如隔葉也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後解承三顧來丞相不可見於今日矣然當時若非三顧草廬丞相並不得見於昔日也天下妙計在混一不在偏安也兩朝既受眷於先并效忠於後也雖不能混一天下成開濟之功然老臣之計老臣之心則如是也死而後已者老臣所自矢於我者也捷而後死者老臣所仰望於天者也天不可必老臣之志則可必也未字先字妙絕一似後曾恢復而老臣未及身見之者體其心而為言也當日有未了之事今日遂長留一未了之計未了之心嗟乎後世英雄有其計與心而不獲見諸事者可勝道哉在昔日為英雄之計英雄之心在今日皆成英雄之淚矣

又杜工部詩曰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前解史遷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狀貌乃如婦人好女。二語正與此詩起二語意相似。向聞其名。但震其大。今觀其像。又嘆其高。清高二字。從遺像寫出。入相則紫袍象簡。出將則黃鉞白旄。而今其遺像羽扇綸巾。一何清高之至也。加一肅字。又有氣定神閒。不動聲色之意。三分割據。英才輩出。持籌決策。比肩皆是。如孔明者。萬古一人。三是泛指衆人。四是獨指諸葛也。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為儀。鳳翱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羽毛狀其清。雲霄狀其高也。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後解萬古罕有其匹矣。古人中可以為伯仲者。庶幾其伊呂乎。若蕭曹輩不足數耳。然耕莘釣渭。與伊呂同其清高。而蕩秦滅楚。不得與蕭曹同其功烈。何耶。此緣漢祚之已改。非軍務之或疎也。運雖移而志則決。身即所云鞠躬。勞即所云盡瘁。殲即所云死而後已。終難復即所云成敗利鈍。非臣逆覩也。終字妙。包得前後拜表六出祁山。無數心力在內。前解慕其大名不朽。後解惜其大功不成。慕是十分慕。惜是十分惜。

却說後主回到成都。忽近臣奏曰。邊庭報來。東吳令全綜引兵數萬。屯於巴丘界口。未知何意。後主驚曰。丞相新亡。東吳負盟侵界。如之奈何。（不用順接。忽用逆接。閱者甚奇。）蔣琬奏曰。臣敢

保王平張嶷引兵數萬屯於永安以防不測陛下再命一人去東吳報喪以探其動靜（雖無全綜之事亦當報喪）後主曰須得一舌辯之士為使一人應聲而出曰微臣願往眾視之乃南陽安眾人姓宗名預字德艷官任參軍右中郎將後主大喜即命宗預往東吳報喪兼探虛實（不重在報喪重在探虛實）宗預領命逕到金陵入見吳主孫權禮畢只見左右人皆著素也（不消遣吊自先掛孝）權作色而言曰吳蜀已為一家卿主何故而增白帝之守也（責問王平張嶷守永安之故）預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時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預亦善於詞令）權笑曰卿不亞於鄧芝（照應八十六回中事）乃謂宗預曰朕聞諸葛丞相歸天每日流涕令官僚盡皆掛孝（不是罵孫）（權是罵武侯）朕恐魏人乘喪取蜀故增巴丘守兵萬人以為救援別無他意也（說明全綜守巴丘之意）預頓首拜謝權曰朕既許以同盟安有背義之理預曰天子因丞相新亡特命臣來報喪權遂取金鈚箭一枝折之設誓曰朕若負前盟子孫絕滅（前者砍石為誓今者折箭為誓一為代魏一為和蜀）又命使賫香帛奠儀入川致祭（宜儀四色春中奠敬）宗預拜辭吳主同吳使還成都入見後主奏曰吳主因丞相新亡亦自流涕令羣臣皆掛孝其益兵巴丘者恐魏人乘虛而入別無異心今折箭為誓並不背盟後主大喜重賞宗預厚待吳使去訖（以下撥過東吳專敘西蜀）遂依孔明遺言加蔣琬為丞相大將軍錄尚書事加費禕為尚書令同理丞相事加吳懿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姜維為輔漢將軍平襄侯總督諸處人馬同吳懿出屯漢中以防魏兵（防魏重於防吳）其餘將校各依舊職楊儀自以為年宦先於蔣琬而位出琬下且自恃功高未有

童黨口出怨言謂費禕曰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將全師投魏甯當寂寞如此耶（楊儀為人亦與魏延彷彿）費禕乃將此言具表密奏後主後主大怒命將楊儀下獄勘問欲斬之蔣琬奏曰儀雖有罪但前日隨丞相多立功勞未可斬也當廢為庶人後主從之遂貶楊儀赴漢中郡為民儀羞慚自刎而死（楊儀結局却與彭羕彷彿）蜀漢建興十三年魏主曹叡青龍三年吳主孫權嘉禾四年三國各不興兵（將三國總敘作一關鎖）單說魏主封司馬懿為太尉總理軍馬安鎮諸邊懿拜辭回洛陽去訖（以下又撥下西蜀吳單敘魏國）魏主在許昌大興土木建蓋宮殿（前既勝吳而歸今又聞武侯已死故安意肆志於土木也）又於洛陽造朝陽殿太極殿築總章觀俱高十丈又立崇華殿青霄閣鳳凰樓九龍池命博士馬鈞監造極其華麗雕樑華棟碧瓦金磚光輝耀日（抵得一篇阿房宮賦）選天下巧匠三萬餘人民夫三十餘萬不分晝夜而造民力疲困怨聲不絕叡又降旨起土木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木於其中（公卿為棟樑今使公卿負木是棟樑負棟樑也）司徒董尋上表切諫曰

伏自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弱老今若宮室狹小欲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作無益之物乎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也今又使負木擔土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役民既已不情役官更是無禮）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叡覽表怒曰董尋不怕死耶左右奏請斬之叡曰此人素有忠義今且廢為庶人（敬了庶人一發談撥磚弄瓦為役夫之事矣）再有妄言者必斬時有太子舍人張茂字彥林亦上表切諫叡命斬之即日召馬鈞問曰朕建高臺峻閣欲與神仙往來以求長生不老之方（武侯祈禳死忠也魏主求長生愚也）鈞奏曰漢朝二十四帝惟文帝享國最久壽算極高蓋因服天上日精月華之氣也嘗於長安宮中建柏梁臺臺上立一銅人手捧一盤名曰承露盤接三更北斗所降沆瀣之水其名曰天漿又曰甘露取此水用美玉為屑調和服之可以反老還童（馬鈞是李少君一流人）叡大喜曰汝今可引人夫星夜至長安拆取銅人移置芳林園中鈞領命引一萬人至長安令週圍搭起木架上柏梁臺去不移時間五千人運繩引索旋環而上（公卿搬木石是公卿為役夫今役夫升青雲是役夫為公卿矣）那柏梁臺高二十丈銅柱圓十圍馬鈞教先拆銅人多人併力拆下銅人來只是銅人眼中潸然淚下（興廢無常成毀頃易鐵漢亦心酸銅人安得不淚下）眾皆大驚忽然臺邊一陣狂風起處飛砂走石急若驟雨一聲響喨就如天崩地裂臺傾柱倒壓死千餘人（不死於兵又死於役君求長生民不聊生矣）鈞取銅人及金盤回洛陽入見魏主獻上銅人承露盤魏主問曰銅柱安在鈞奏曰柱重百萬斤不能運至叡令將銅柱打碎運來洛陽鑄成二个銅人號為翁仲列於司馬門外又鑄銅龍鳳兩个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立在殿前（木牛流馬却是有用銅人銅龍銅鳳却是無用）又於上林苑中種奇花異木蓄養珍禽怪獸少傅楊阜上表諫曰

臣聞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

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宮室高麗以凋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致喪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宮而殃及其子天下背叛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縱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以桀紂楚秦為誡而乃自暇自逸惟宮室是飾必有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作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諍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陛下謹叩棺沐浴伏候重誅

表上叡不省只催督馬鈞建造高臺安置銅人承露盤又降旨廣選天下美女入芳林園中（奇花異木珍禽怪獸猶不若此物之佳○此句便引起下文寵郭廢毛后事絕妙過接法）衆官紛紛上表諫諍叡俱不聽却說曹叡之后毛氏乃河南人也先年叡為平原王時最相恩愛及即帝位立為后叡因寵郭夫人毛后失寵（曹叡固甄后之子也獨不記甄后失寵之事耶）郭夫人美而慧叡甚嬖之每日取樂月餘不出宮闈是歲春三月芳林園中百花爭放叡同郭夫人到園中賞玩飲酒郭夫人曰何不請皇后同樂叡曰若彼在朕涓滴不能下咽（其新孔嘉遂令舊者之取厭如此為之一嘆）遂傳諭宮娥不許令毛后知道毛后見叡月餘不入正宮是日引十餘宮人來翠花樓上消遣只聽得樂聲嘹喨乃問曰何處奏樂一宮官啟曰乃聖上與郭夫人於御花園中賞花飲酒毛后聞之心中煩惱回宮安歇（却恨含情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次日毛皇后乘小車出宮遊玩正迎見叡於曲廊之間乃笑曰陛下昨遊北園其樂不淺也叡大怒即令擒昨日侍奉諸人到此叱曰昨遊北

閫朕禁左右不許使毛后知道何得又宣露喝令宮官將諸侍奉人盡斬之毛后大驚回車至宮叡即降詔賜毛皇后死立郭夫人為皇后（毛去皮曰郭今去毛立郭却是光皮矣一笑）朝臣莫敢諫者忽一日幽州刺史毋丘儉上表報稱遼東公孫淵造反自號為燕王改元紹漢元年建宮殿立官職興兵入寇搖動北方叡大驚即聚文武官僚商議起兵退淵之策正是

纔將土木勞中國　又見干戈起外方

未知何以禦之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六回　公孫淵兵敗死襄平　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孫權之欲結公孫淵以拒魏猶曹丕之欲借孟獲以侵蜀也公孫淵之斬吳使以獻曹叡猶公孫康之殺二袁以獻曹操也孟獲之叛漢者不一而公孫之叛魏者至再則魏於公孫其亦可以恕之矣而武侯不殺孟獲司馬懿必殺公孫何仁與不仁之不同如是耶厥後懷愍二帝為劉淵父子所戮辱前淵後淵其名不謀而合君子於此有報反之感焉

用兵之道有勢同而事不同者陳倉道口之雨足以阻侵蜀之師襄平城外之雨獨不返平遼之馬是也有勢不同而事亦不同者敵糧多而我糧少則八日而取上庸敵糧少而我糧多則百日而後拔襄平是也或退或進或速或遲隨時而易變化無常讀此可以悟兵法

武侯之平蠻難仲達之平遼易何也攻心則難攻城則易也且祁山未出之前武侯有北顧之憂而能肆志於南征則其事非人之所能及武侯既死之後仲達無西顧之患而後安意於東伐則其事猶人之所能為故仲達雖能終在武侯之下甚矣管輅之深於易也以不言為要言則正使人於不言而得其所言以常談見不談則又使人於其言而得其所未言後世之侈陳陰陽廣衍象數者直謂之未嘗知易可耳

曹操之父為乞養之子曹丕之孫亦為乞養之子夫以父而乞養則前之世系於此紊以孫而乞養則後之宗祀於此斬也蓋曹氏之絕不待晉之受禪而於曹芳繼立之時已為呂秦黃楚之續矣或以芳為任城王曹楷之所出然則宗室入繼何以不明告之大臣而乃秘而不傳使人莫知其所從來乎嗚呼曹丕之謀之如彼其艱難而螟蛉之嗣之如此其率易後之篡臣其亦鑒於此而知沮也夫

以既死之孔明而裝一未死之孔明所以使仲達見之而懼也以不死之仲達而裝一將死之仲達所以使曹爽聞之而喜也見之而懼者不疑此日所見之車是既死而賺以不死反疑前夜所見之星是不死而賺以將死然則仲達之臥床其殆以所疑於武侯者反用之也歟

却說公孫淵乃遼東公孫度之孫公孫康之子也建安十二年曹操追袁尚未到遼

東康斬尚首級獻操操封康為襄平侯(與應三十三回中事)後康死有二子長曰晃次曰淵皆幼康弟公孫恭繼職曹丕時封恭為車騎將軍襄平侯(又補敘曹丕時事此前文所未及)太和二年淵長大文武兼備性剛好鬬奪其叔公孫恭之位曹叡封淵為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又補敘曹叡時事亦前文所未及)後孫權遣張彌許晏賫金寶珍玉赴遼東封淵為燕王淵懼中原乃斬許張二人送首與曹叡叡封淵為大司馬樂浪公(又補敘東吳事以上敘公孫淵來歷皆補前文所未及)淵心不足與衆商議自號為燕王改元紹漢元年副將賈範諫曰中原待主公以上公之爵不為卑賤今若背反實為不順更兼司馬懿善用兵西蜀諸葛武侯且不能取勝何況主公乎(又帶應祁山事)淵大怒叱左右縛賈範將斬之參軍倫直諫曰賈範之言是也聖人云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今國中屢見怪異之事近有犬戴巾幘身披紅衣上屋作人行(此是獸妖)又城南鄉民造飯甑之中忽有一小兒蒸死於內(此是人妖)襄平北市中地忽陷一穴湧出一塊肉週圍數尺頭面眼目口鼻都具獨無手足刀箭不能傷不知何物(此非人非獸之妖)卜者占之曰有形不成有口不聲國家亡滅故現其形有此三者皆不祥之兆也(可當齊諧誌怪之書)主公宜避凶就吉不可輕舉妄動淵勃然大怒叱武士綁倫直并賈範同斬於市令大將軍卑衍為元帥楊祚為先鋒起遼兵十五萬殺奔中原來(何不於武侯未死之前為之)邊官報知魏主曹叡叡大驚乃召司馬懿入朝計議懿奏曰臣部下馬步官軍四萬足可破賊(以四萬當十五萬)叡曰卿兵少路遠恐難收復懿曰兵不在多在能設奇用智耳臣託陛下洪福必擒公孫淵以獻陛

下（武侯一死懿便自負）叡曰卿料公孫淵作何舉動懿曰淵若棄城預走是上計也守遼東拒大軍是中計也至守襄平是為下計必被臣所擒矣（如滕公之料英布）叡曰此去往復幾時懿曰四千里之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休息六十日大約一年足矣（前擒孟達不消一月今平公孫算定一年一速一遲前後相應）叡曰倘吳蜀入寇如之奈何懿曰臣已定下守禦之策陛下勿憂叡大喜即命司馬懿興師往討公孫淵懿辭朝出城令胡遵為先鋒引前部兵先到遼東下寨哨馬飛報公孫淵淵令卑衍楊祚分八萬兵屯於遼東（豈是司馬懿所算中計）圍塹二十餘里環遶鹿角甚是嚴密胡遵令人報知司馬懿懿笑曰賊不與我戰欲老我兵耳我料賊大半半在此其巢穴空虛不若棄卻此處徑奔襄平賊必往救卻於中途擊之必獲全功（欲其奔襄平是使彼出下計）於是勒兵從小路向襄平進發卻說卑衍與楊祚商議曰若魏兵來攻休與交戰彼千里而來糧草不繼難以持久糧盡必退待他退時然後出奇兵擊之司馬懿可擒也昔司馬懿與蜀兵相拒堅守渭南孔明竟卒於軍中今日正與此理相同（是抄司馬懿舊日文字耳不想此處卻用不着這篇文字）二人正商議間忽報魏兵往南去了卑衍大驚曰彼知我襄平軍少去襲老營也若襄平有失我等守此處無益矣遂拔寨隨後而起（即司馬取街亭守陳倉之意武侯能料之卑衍楊祚不能料之是原不會抄文字也）早有探馬飛報司馬懿懿笑曰中吾計矣乃令夏侯霸夏侯威各引一軍伏於濟水之濱如遼兵到兩下齊出二人受計而往早望見卑衍楊祚引兵前來一聲礮響兩邊鼓譟搖旗左有夏侯霸右有夏侯威一殺齊出卑楊二人無心戀戰奪路

而走。奔至首山。正逢公孫淵兵到。（卑衍一邊用實寫，公孫淵一邊用虛寫）合兵一處。回馬再與魏兵交戰。卑衍出馬罵曰。賊將休使詭計。汝敢出戰否。夏侯霸縱馬揮刀來迎。戰不數合。被夏侯霸一刀。斬卑衍於馬下。遼兵大亂。霸驅兵掩殺。公孫淵引敗兵奔入襄平城去。閉門堅守不出。（此則兵出下計矣）魏兵四面圍合。時值秋雨連綿。一月不止。平地水深三尺。運糧船自遼河口直至襄平城下。魏兵皆在水中。行坐不安。（與陳倉道之雨前後彷彿）左都督裴景入帳告曰。雨水不住。營中泥濘。軍不可停。請移於前面山上。懿怒曰。捉公孫淵只在旦夕。安可移營。如有再言移營者斬。（與陳倉道退軍又是不同）裴景喏喏而退。少頃。右都督仇連又來告曰。軍士苦水。乞太尉移營高處。懿大怒曰。吾軍令已發。汝何敢故違。即命推出斬之。懸首於南門外。（武侯用兵嚴以濟寬，懿之用兵一於嚴耳）於是軍心震懾。懿令南寨人馬。暫退二十里。縱城內軍民出城樵採柴薪。牧放牛馬。司馬陳羣問曰。前太尉攻上庸之時。兵分八路。八日趕至城下。遂生擒孟達而成大功。（照應九十四回中事）今帶甲四萬。數千里而來。不令攻打城池。卻使居泥濘之中。又縱賊眾樵牧。不知太尉是何主意。懿笑曰。公不知兵法耶。昔孟達糧多兵少。我糧少兵多。故不可不速戰。出其不意。突然攻之。方可取勝。今遼兵多。我兵少。賊飢我飽。何必力攻。正當任彼自走。然後乘機擊之。我今放開一條路。不絕彼之樵牧。是容彼自走也。（糧則以多勝少，兵則以少勝多）陳羣拜服。於是司馬懿遣人赴洛陽催糧。魏主曹叡設朝。羣臣皆奏曰。近日秋雨連綿。一月不止。人馬疲勞。可召回司馬懿。權且罷兵。（與前王肅等之諫又相彷彿）叡曰。

司馬太尉善能用兵。臨危制變。多有良謀。捉公孫淵計日而待。卿等何必憂也。遂不聽羣臣之諫。（此處不聽諫者之言。比前又是不同）使人運糧解至司馬懿軍前。懿在寨中。又過數日。雨止天晴。是夜懿出帳外。仰觀天文。忽見一星。其大如斗。流光數丈。自首山東北。墜於襄平東南。各營將士無不驚駭。（或疑是司馬懿死耳）懿見之大喜。謂衆將曰。五日之後。星落處必斬公孫淵矣。（遲則百日。速則五日。遲則極遲。速則極速）來日可併力攻城。衆將得令。次日清晨。引兵四面圍合。築土山。掘地道。立礮架。裝雲梯。日夜攻打不息。箭如急雨。射入城去。公孫淵在城中糧盡。皆宰牛馬為食。（至此方攻。正是待其糧盡）人人怨恨。各無守心。欲斬淵首。獻城歸降。淵聞之。甚是驚憂。慌令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往魏寨請降。（孟獲屢戰不降。公孫淵一戰便降。彼此不同）二人自城上繫下。來告司馬懿曰。請太尉退二十里。我君臣自來投降。懿大怒曰。公孫淵何不自來。殊為無理。叱武士推出斬之。將首級付與從人。（孟獲不降而武侯縱之。公孫淵願降而司馬懿不許。彼此又是不同）從人回報公孫淵。大驚。又遣侍中衛演來至魏寨。司馬懿升帳。聚衆將立於兩邊。演膝行而進。跪於帳下。告曰。願太尉息雷霆之怒。尅日先送世子公孫修為質當。然後君臣自縛來降。懿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重在此一句）不能走當降。不能降當死耳。何必送子為質當。（司馬懿狠甚）叱衛演回報公孫淵。演抱頭鼠竄而去。歸告公孫淵。淵大驚。乃與子公孫修密議停當。選下一千人馬。當夜二更時分。開了南門。往東南而走。（不能守當走。謹如司馬懿之教）淵見無人。心中暗喜。行不到十里。忽聽得山上一聲礮響。鼓角齊鳴。一枝兵攔住中央。

乃司馬懿也左有司馬師右有司馬昭二人大叫曰反賊休走淵大驚急撥馬尋路奔逃早有胡遵兵到左有夏侯霸夏侯威右有張虎樂琳四面圍得鐵桶相似公孫淵父子只得下馬納降（不能走當降亦遲如司馬懿之教）懿在馬上顧諸將曰吾前夜丙寅日見大星落於此處今夜壬申日應矣衆將稱賀曰太尉真神機也懿傳令斬之公孫淵父子對面受戮（孟獲有七擒公孫淵只是一擒武侯有七擒司馬懿更不一縱彼此又大不同）司馬懿遂勒兵來取襄平未及到城下時胡遵早引兵入城中人民焚香拜迎魏兵盡皆入城懿坐於衙上將公孫淵宗族并同謀官僚人等俱殺之計首級七十餘顆（司馬懿好殺是但能攻城而不能攻心但能兵職而不能心職者也）出榜安民人告懿曰賈範倫直苦諫淵不可反叛俱被淵所殺懿遂封其墓而榮其子孫就將庫內財物賞三軍（封賞竟自己出司馬氏專權之漸）班師回洛陽却說魏主在宮中夜至三更忽然一陣陰風吹滅燈光只見毛皇后引數十个宮人哭至座前索命（纔見番兵滅了又是一陣陰兵來了）叡因此得病病漸沉重命侍中光祿大夫劉放孫資掌樞院一切事務又召文帝子燕王曹宇為大將軍佐太子曹芳攝政宇為人恭儉温和不肯當此大任堅辭不受叡召劉放孫資問曰宗族之內何人可任二人久得曹真之惠乃保奏曰惟曹子丹之子曹爽可也（宇賢於爽舍其賢者用其不賢者此曹氏之當衰也）叡從之二人又奏曰欲用曹爽當遣燕王歸國叡然其言二人遂請叡降詔賫出諭燕王曰有天子手詔命燕王歸國限即日就行若無詔不得入朝燕王涕泣而去（用一曹必去一曹曹氏之黨寡而後司馬氏之黨盛矣）遂封曹爽為大將軍總攝朝政叡病漸危急令使持節詔司馬懿

還朝。懿受命徑到許昌。入見魏主。叡曰。朕惟恐不得見卿。今日得見。死無恨矣。懿頓首奏曰。臣在途中。聞陛下聖體不安。恨不肋生兩翼。飛至闕下。（兩翼已成矣將飛入宮廷食曹氏之子孫也）今日得覩龍顏。臣之幸也。叡宣太子曹芳。大將軍曹爽。侍中劉放孫資等。皆至御榻之前。叡執司馬懿之手曰。昔劉玄德在白帝城病危。以幼子劉禪託孤於諸葛孔明。（照應八十五回中事）孔明因此竭盡忠誠。至死方休。偏邦尚然如此。何況大國乎。（僭號之國反指正統爲偏邦此在曹叡之言則然後世修史者亦復踵之何其謬也）朕幼子曹芳。年纔八歲。不堪掌理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勳舊臣。竭力相輔。無負朕心。又喚芳曰。仲達與朕一體。爾宜敬禮之。遂命懿攜芳近前。芳抱懿頸不放。叡曰。太尉勿忘幼子今日相戀之情。言訖潸然淚下。懿頓首流涕。魏主昏沉。口不能言。只以手指太子。須臾而卒。（曹叡好神仙何不以承露盤中天漿活之）在位十三年。壽三十六歲。時魏景初三年春正月下旬也。當下司馬懿曹爽扶太子曹芳即皇帝位。芳字蘭卿。乃叡乞養之子。秘在宮中。人莫知其所由來。（曹操奸猾曹丕篡逆孰知再傳而後遂不知爲何人之子蓋不待司馬氏之篡而曹氏已早絕也）於是曹芳謚叡爲明帝。葬於高平陵。尊郭皇后爲皇太后。改元正始元年。司馬懿與曹爽輔政。爽事懿甚謹。一應大事必先啟知。（曹爽無用）爽字昭伯。自幼出入宮中。明帝見爽謹慎。甚是愛敬。爽門下有客五百人。內有五人。以浮華相尚。（亦是無用之人）一何晏字平叔。一鄧颺字玄茂。乃鄧禹之後。一李勝字公昭。一是丁謐字彥靜。一是畢範字昭先。（此五人先叙其人品後詳其姓氏）又有大司農桓範字元則。頗有智謀。人多稱爲智囊。（此一人先叙其姓氏後詳其人品）此數人皆爽所信任。何晏告爽曰。主公大權不可委託他

人。恐生後患。爽曰。司馬公與我同受先帝託孤之命。安忍背之。晏曰。昔日先公與仲達破蜀兵之時。累受此人之氣。因而致死。主公如何不察也。（將臨寢蓋將事于此一提照應一百回中語）爽猛然省悟。遂與多官計議停當。入奏魏主曹芳曰。司馬懿功高德重。可加為太傅。（太尉掌兵太傅不掌兵此先奪其兵權也）芳從之。自是兵權皆歸於爽。爽命弟曹羲為中領軍。曹訓為武衛將軍。曹彥為散騎常侍。（三曹怎敵一馬）各引三千御林軍。任其出入禁宮。又用何晏、鄧颺、丁謐為尚書。畢範為司隸校尉。李勝為河南尹。此五人日夜與曹爽議事。於是曹爽門下賓客日盛。司馬懿推病不出。二子亦皆退職閑居。（此時武侯若在亦是伐魏一大機會）爽每日與何晏等飲酒作樂。凡用衣服器皿。與朝廷無異。各處進貢玩好珍奇之物。先取上等者入己。然後進宮。佳人美女充滿府院。黃門張當諂事曹爽。私選先帝侍妾七八人。送入府中。又選善歌舞良家子女三四十人。為家樂。又建重樓畫閣。造金銀器皿。用巧匠數百人。晝夜工作。（如此所為便不能成事安能制司馬懿乎）

卻說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數術。請與議易。時鄧颺在座。問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孔子學易而易不在雅言之數可見易不可以言傳）晏笑而讚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不言易正深於言易也故讚之曰要言）因謂輅曰。試為我卜一卦。可至三公否。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此是何兆。輅曰。元愷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以周公元愷為言連曹爽亦說在內）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眾。殊非小心求福之道。（可謂名言）且鼻者山也。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忽講相法）今青蠅臭惡而集焉。位峻者顛。不可懼乎。願君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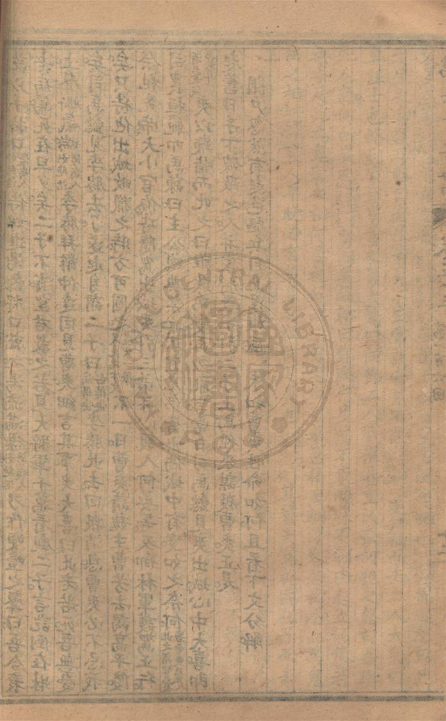
衰多益寡。（此益卦之義）非禮勿履。（此履卦之義不言易卻是言易）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不論數而論命）鄧颺怒曰。此老生之常談耳。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玄語隱語亦妙語）遂拂袖而去。二人大笑曰。真狂士也。輅到家與舅言之。舅大驚曰。何鄧二人。威權甚重。汝奈何犯之。輅曰。吾與死人語。何所畏也。（所謂老生者見不生）舅問其故。輅曰。鄧颺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之相。何晏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之相。（此麻衣相法之所無）二人早晚必有殺身之禍。何足畏也。（不決之於卜而決之於相）其舅大罵輅為狂子而去。

却說曹爽嘗與何晏鄧颺等畋獵。其弟曹義諫曰。兄威權太重。而好外出遊獵。倘為人所算。悔之無及。（預為後文伏線）爽叱曰。兵權在我手中。何懼之有。司農桓範亦諫不聽。（不敘所諫何語是省筆）時魏主曹芳。改正始十年為嘉平元年。曹爽一向專權。不知仲達虛實。適魏主除李勝為青州刺史。即令李勝往辭仲達。就探消息。勝徑到太傅府下。早有門吏報入。司馬懿謂二子曰。此乃曹爽使來探吾病之虛實也。乃去冠散髮。上牀擁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方請李勝入府。（曹操假病以試吉平司馬懿假病以欺李勝奸雄手段前後一轍）勝至牀前拜曰。一向不見太傅。誰想如此病重。今天子命某為青州刺史。特來拜辭。懿佯答曰。并州近朔方。好為之備。（詐裝耳聾妙甚）勝曰。除青州刺史。非并州也。懿笑曰。你方從并州來。（妙絕活像聾子）勝曰。山東青州耳。懿大笑曰。你從青州來也。（妙絕活像聾子）勝曰。太傅如何病得這等了。左右曰。太傅耳聾。勝曰。乞紙筆一用。左右取紙筆與勝。勝寫畢呈上。懿看之笑曰。吾病的耳聾了。此去保重。言

訖以手指口。（妙絕活像病人）侍婢進湯。懿將口就之。湯流滿襟。（妙絕活像病人）乃作哽噎之聲曰。吾今衰老病篤。死在旦夕矣。二子不肖。望君教之。若見大將軍。千萬看覷二子。言訖倒在牀上。聲嘶氣喘。（妙絕活像病人）李勝拜辭仲達。回見曹爽。細言其事。爽大喜曰。此老若死。吾無憂矣。司馬懿見李勝去了。遂起身謂二子曰。（病得快好得快）李勝此去。回報消息。曹爽必不忌我矣。只待他出城畋獵之時。方可圖之。（又先為下文虛伏一筆）不一日。曹爽請魏主曹芳去謁高平陵祭祀先帝。大小官僚。皆隨駕出城。爽引三弟并心腹人何晏等。及御林軍護駕正行。司農桓範叩馬諫曰。主公總典禁兵。不宜兄弟皆出。倘城中有變。如之奈何。（此之謂智囊若曹爽只是酒囊飯囊耳）爽以鞭指而叱之曰。誰敢為變。再勿亂言。當日司馬懿見爽出城。心中大喜。即起舊日手下破敵之人。并家將數十。引二子上馬。徑來謀殺曹爽。正是。

閉戶忽然有起色。驅兵自此逞雄風。

未知曹爽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七回　魏主政歸司馬氏　姜維兵敗牛頭山

甚矣天之惡魏也繼之以不知所從來之曹芳而又相之以醉生夢死之曹爽縱令司馬懿真病而真死而其國亦必為蜀吳之所并矣縱使曹爽聽桓範之言而遷駕許都檄召外兵其勢必不勝亦必終為司馬氏之所并矣而況同槽之三馬猝然閉城戀豆之駑馬靦然就縛哉孟德奸雄而再傳以後其苗裔之不振如此悲夫

知何晏鄧颺之附曹爽為必死者管輅也知司馬懿之謀曹爽為必勝者辛憲英也然管輅知之不足奇憲英知之則奇矣當曹爽之未滅而出從曹爽者辛敞也及曹爽之既滅而不背曹氏者夏侯女也然聽其姊以全我之義不足奇違其父以伸己之志則奇矣管輅以男子知人必知之以卜與相憲英以女子知人不必知之以卜與相辛敞以男子之智資於婦人夏侯女則以婦人之志過於男子如此二女者殆列女傳中所僅見不以盛衰改節此夏侯女之節一武侯佐漢之節也不以存亡易心此夏侯女之心一武侯報先帝之心也然則耳之截鼻之割即謂之張睢陽之齒顏常山之舌也身毀而乃以全身形殘而乃以踐形是又管輅相法之所不能及者輅但知鬼躁鬼幽為死人之相孰知截耳割鼻有完人之

目耶。

此卷敘曹氏失政，為司馬篡魏之由；而夏侯霸入蜀，又為姜維伐魏之始。然夏侯霸之心，非姜維之心也。霸所欲伐者司馬，而欲借漢以存曹也；維所欲伐者曹氏，而欲借霸以滅魏也。姜維之心，則武侯之心也。武侯以先帝之心為心，而欲終先帝之事；姜維又以武侯之心為心，而欲終武侯之事也。霸與維事同而心則異，維與武侯心同而才則異。才異而一出即敗，君子亦以其心取之而已。

文之以前伏後者，有實筆，有虛筆。姜維伐魏在六出祁山之後，而一出祁山之前先寫一姜維，此以實筆伏之者也。鍾鄧入蜀在九伐中原之後，而一伐中原之前先在夏侯霸口中寫一鍾會、寫一鄧艾，此以虛筆伏之者也。且前有武侯之囑陰平、葬定軍，又虛中之虛；此處夏侯霸之言，又虛中之實。敘事作文如此結構，可謂匠心。

卻說司馬懿聞曹爽同弟曹羲、曹訓、曹彥，并心腹何晏、鄧颺、丁謐、畢範、李勝等，及御林軍隨魏主曹芳出城謁明帝墓，就去畋獵。懿大喜，即到省中，令司徒高柔（一个司馬懿心腹）假以節鉞行大將軍事，先據曹爽營；又令太僕王觀（又是一个司馬懿心腹）行中領軍事，據曹羲營（如陳平令太尉入北軍）。懿引舊官入後宮奏郭太后，言爽背先帝託孤之恩，奸邪亂國，其罪當廢（周勃去產祿，要瞞着婦人；司馬懿去曹爽，正要用着婦人）。郭太后大驚曰：「天子在外，如之奈何？」懿曰：「臣有奏天子之表，誅奸臣之

計太后勿憂太后懼怕只得從之懿急令太尉蔣濟尚書令司馬孚一同寫表（又是兩个司馬懿心腹）遣黃門賫出城外逕至帝前申奏懿自引大軍據武庫早有人報知曹爽家其妻劉氏急出廳前喚守府官問曰今主公在外仲達起兵何意（郭后已爲司馬懿所用劉氏幹得甚事）守門將潘舉曰夫人勿驚我去問來乃引弓弩手數十人登門樓望之正見司馬懿引兵過府前舉令人亂箭射下懿不得過偏將孫謙在後止之曰太傅爲國家大事休得放箭（又是一个司馬懿心腹）連止三次舉方不射司馬昭護父司馬懿而過引兵出城屯於洛河守住浮橋且說曹爽手下司馬魯芝見城中事變來與參軍辛敞商議曰今仲達如此變亂好如之何敞曰可引本部兵出城去見天子芝然其言敞急入後堂其姊辛憲英見之問曰汝有何事慌速如此敞告曰天子在外太傅閉了城門必將謀逆憲英曰司馬公未必謀逆特欲殺曹將軍耳（善於料事劉氏若能學之必不使曹爽出城矣）敞驚曰此事未知如何憲英曰曹將軍非司馬公之對手必然敗矣（明於料人劉氏若能學之必不使曹爽廢仲達矣）敞曰那日司馬教我同去未知可去否憲英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忠於勸義）（劉氏若能學之必不使曹爽行僭妄之事矣）敞從其言乃與魯芝引數十騎斬關奪門而出人報知司馬懿懿恐桓範亦走急令人召之範與其子商議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辛敞有姊桓範有兒）範從其言乃上馬至平昌門城門已閉把門將乃桓範舊吏司蕃也範袖中取出一竹版曰太后有詔可即開門司蕃曰請詔驗之範叱曰汝是吾故吏何敢如此蕃只得開門放

出範出至城外喚司蕃曰太傅造反汝可速隨我去（後仲達殺桓範只為此語）蕃大驚追之不及人報知司馬懿懿大驚曰智囊洩矣如之奈何蔣濟曰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智囊怎當鈍物）懿乃召許允陳泰曰（又是兩个司馬懿心腹）汝去見曹爽說太傅別無他事只是削汝兄弟兵權而已（恐其在外生變故誘之使歸而就死耳）許陳二人去了又召殿中校尉尹大目至令蔣濟作書與目持去見爽懿分付曰汝與爽厚可領此任（曹爽所厚者又為司馬懿心腹）汝見爽說吾與蔣濟指洛水為誓只因兵權之事別無他意（直如騙小兒）尹大目依令而去却說曹爽正飛鷹走犬之際忽報城內有變太傅有表爽大驚幾乎落馬（太傅忽然起牀曹爽自然落馬）黃門官捧表跪於天子之前爽接表拆封令近臣讀之表畧曰

征西大都督太傅臣司馬懿誠惶誠恐頓首謹表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與秦王及臣等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今大將軍曹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伺候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此非先帝詔陛下及囑臣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尚書臣孚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今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表奏施行臣輙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遛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此數語竟似告示不似表文司馬懿之專於此見矣）臣輙力疾將兵屯於洛水浮橋伺察非常謹此上聞伏干聖聽（伏干聖聽四字何不竟改想宜知悉）

魏主曹芳聽畢。乃喚曹爽曰。太傅之言若此。卿如何裁處。爽手足失措。回顧二弟曰。為之奈何。羲曰。劣弟亦曾諫兄。兄執迷不聽。致有今日。（應前卷中語）司馬懿譎詐無比。孔明尚不能勝。況我兄弟乎。不如自縛見之。以免一死。（爽兄弟三人都是駑馬懿父子三人都是駿馬三駑馬戀後三駿馬便同槽矣）言未畢。參軍辛敞司馬魯芝到。爽問之。二人告曰。城中把得鐵桶相似。太傅引兵屯於洛水浮橋。勢將不可復歸。宜早定大計。正言間。司農桓範驟馬而至。謂爽曰。太傅已變。將軍何不請天子幸許都。調外兵以討司馬懿耶。（若行此計國中必大亂姜維得乘亂伐魏必得成功）爽曰。吾等全家皆在城中。豈可投他處求援。（果應蔣濟之料）範曰。匹夫臨難。尚欲望活。今主公身隨天子。號令天下。誰敢不應。豈可自投死地乎。爽聞言不決。惟流涕而已。（因戀生泣只是拋不下棧豆耳）範又曰。此去許都。不過半宿。城中糧草。足支數載。今主公別營兵馬。近在闕南。呼之即至。大司馬之印。某將在此。主公可急行。遲則休矣。（此之謂智囊）爽曰。多官勿太催逼。待吾細細思之。（活畫一無用之人）少頃。侍中許允。尚書令陳泰至。二人告曰。太傅只為將軍權重。不過削其兵權。別無他意。將軍可早歸城中。爽默然不語。（其名曰爽何其人之不爽如此）又只見殿中校尉尹大目至。目曰。太傅指洛水為誓。並無他意。（罰咒當飯吃）有蔣太尉書在此。將軍可削去兵權。早歸相府。爽信為良言。桓範又告曰。事急矣。休聽外言。而就死地。是夜曹爽意不能決。乃拔劍在手。嗟歎尋思。自黃昏直流涕到曉。終是狐疑不定。（今之文思遲鈍者竟日不成一字毋乃與曹爽同乎）桓範入帳催之曰。主公思慮一晝夜。何尚不能決。爽擲劍而歎曰。我不起兵。情願棄官。但為富家翁足矣。

（曹子丹被孔明氣死蓋死尚是有氣今曹爽直是不蓋不氣也）範大哭出帳曰。曹子丹以智謀自矜。今兄弟三人。真豚犢耳。痛哭不已。許允陳泰令爽先納印綬與司馬懿。爽令將印送去。主簿楊綜扯住印綬而哭曰。主公今日捨兵權。自縛去降。不免東市受戮也。爽曰。太傅必不失信於我。（曹氏子孫如此無用當使奸雄氣沮）於是曹爽將印綬與陳許二人。先賫與司馬懿。衆軍見無將印。盡皆四散。爽手下只有數起官僚。到浮橋時。懿傳令教曹爽兄弟三人。且回私宅。（奸雄手段妙在緩緩而來）餘皆發監。聽候敕旨。爽等入城時。並無一人侍從。桓範至浮橋邊。懿在馬上以鞭指之曰。桓大夫何故如此。範低頭不語。（智囊今已矣）入城而去。於是司馬懿請駕拔營入洛陽。曹爽兄弟三人回家之後。懿用大鎖鎖門。令居民八百人圍守其宅。曹爽心中憂悶。羲謂爽曰。今家中乏糧。兄可作書與太傅借糧。（刀在其頸猶欲借粱爲之一笑）如肯以糧借我。必無相害之心。爽乃作書令人持去。司馬懿覽書。遂遣人送糧一百斛。運至曹爽府內。（奸雄手段只是緩緩而來）爽大喜曰。司馬公本無害我之心也。遂不以爲憂。（愚人愚到底）原來司馬懿先將黃門張當捉下獄中問罪。當曰。非我一人。更有何晏鄧颺李勝畢範丁謐等五人同謀篡逆。懿取了張當供詞。却捉何晏等勘問明白。皆稱三月間欲反。（此等獄詞皆周內所成未必眞有其事也）懿用長枷釘了。城門守將司蕃告稱桓範矯詔出城。口稱太尉謀反。懿曰。誣人反情。抵罪反坐。亦將桓範等皆下獄。隨押曹爽兄弟三人。并一干人犯。皆斬於市曹。滅其三族。（拔劍尋思想了一夜竟想不到此）其家產財物盡抄入庫。時有曹爽從弟文叔之妻。乃夏侯令女也。早寡而無子。其父欲改嫁

之女截耳而自誓及爽被誅其父復將嫁之女又斷去其鼻其家驚惶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至自苦如此（今日此等達人多矣）且夫家又被司馬氏誅戮已盡守此欲誰為哉女泣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盛時尚欲保終況今滅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辛憲英教弟以義夏侯女辭父以節同時乃有兩个奇女子）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自養為曹氏後（司馬懿自受巾幗當以男子衣冠送夏侯氏）後人有詩曰

弱草微塵盡達觀　夏侯有女義如山
丈夫不及裙釵節　自顧鬚眉亦汗顏

却說司馬懿斬了曹爽太尉蔣濟曰尚有魯芝辛敞斬關奪門而出楊綜奪印不與皆不可縱懿曰彼各為其主乃義人也遂復各人舊職（獨殺桓範特以智囊見忌耳）辛敞嘆曰吾若不問於姊失大義矣（好姐姐我亦所為之弟也）後人有詩讚辛憲英曰

為臣食祿當思報　事主臨危合盡忠
辛氏憲英曾勸弟　故令千載頌高風

司馬懿饒了辛敞等乃出榜曉諭但有曹爽門下一應人等盡皆免死有官者照舊復職軍民各守家業內外安堵何鄧二人死於非命果應管輅之言（應前卷中語）後人有詩讚管輅曰

傳得聖賢真妙訣　平原管輅相通神
鬼幽鬼躁分何鄧　未喪先知是死人

却說魏主曹芳封司馬懿為丞相加九錫（令人追憶魏公加九錫時）懿固辭不肯受（此小賢於曹操）芳不准令父子三人同領國事懿忽然想起曹爽全家雖誅尚有夏侯霸守備雍州等處係爽親

族倘驟然作亂如何提備必當處置即下詔遣使雍州取征西將軍夏侯霸赴洛陽議事（前議公堂其意可知）夏侯霸聽知大驚便引本部三千兵造反有鎮守雍州刺史郭淮聽知夏侯霸反即率本部兵來與夏侯霸交戰淮出馬大罵曰汝既是大魏皇族天子又不曾虧汝何故背反霸亦罵曰吾祖父於國家多建勤勞今司馬懿何等人滅吾曹氏宗族又來取我早晚必思篡位吾仗義討賊何反之有（夏侯霸欲討魏賊姜維即借他來共討漢賊）淮大怒挺槍驟馬直取夏侯霸霸揮刀縱馬來迎戰不十合淮敗走霸隨後趕來忽聽得後軍吶喊霸急回馬時陳泰引兵殺來郭淮復回兩路夾攻霸大敗而走折兵大半尋思無計遂投漢中來降後主（孔明得姜維為幫手姜維又得一夏侯霸為幫手）有人報與姜維維心不信令人體訪得實方教入城霸拜見畢哭告前事維曰昔微子去周成萬古之名公能匡扶漢室無愧古人也遂設宴相待維就席問曰今司馬懿父子掌握重權有窺我國之志否霸曰老賊方圖謀逆未暇及外但魏國新有二人正在妙齡之際若使領兵馬實吳蜀之大患也（預為後文伏筆）維問二人是誰霸告曰一人現為秘書郎乃潁州長社人姓鍾名會字士季太傅鍾繇之子幼有膽智（乃翁筆下有字乃郎胸中有字）繇嘗率二子見文帝會時年七歲其兄毓年八歲見帝惶懼汗流滿面帝問毓曰卿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帝問會曰卿何以不汗會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一人戲問曰人身何物不怕嚇或答曰惟有汗不怕嚇人越嚇他越要多流出來今會曰汗不敢出則是汗亦怕嚇矣為之一笑）帝獨奇之又稍長喜讀兵書深明韜略司馬懿與蔣濟皆稱其才一人現為掾吏乃

義陽人也姓鄧名艾字士載幼年失父素有大志但見高山大澤輒窺度指畫何處可以屯兵何處可以積糧何處可以埋伏（便為渡陰平嶺張本）人皆笑之獨司馬懿奇其才遂令參贊軍機艾為人口吃每奏事必稱艾艾（古之名人口吃者韓非周昌揚雄鄧艾也今有嘲口吃者曰既是昌家又疑非類如無雄風定有艾氣）懿戲謂曰卿稱艾艾當有幾艾艾應聲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其資性敏捷大抵如此此二人深可畏也（二人來歷卻在夏侯霸口中敘出省筆之法）維笑曰量此孺子何足道哉於是姜維引夏侯霸至成都入見後主維奏曰司馬懿謀殺曹爽又來賺夏侯霸霸因此投降目今司馬懿父子專權曹芳懦弱魏國將危臣在漢中有年兵精糧足臣願領王師即以霸為鄉導官進取中原重興漢室以報陛下之恩以終丞相之志（此一段言語可當姜維一篇前出師表）尚書令費禕諫曰近者蔣琬董允皆相繼而亡（二人之死在費禕口中補出省筆之法）內治無人伯約只宜待時不宜輕動維曰不然人生如白駒過隙似此遷延歲月何日恢復中原乎（櫩屋棲草是言其輕白駒過隙是言其快一則以狗節為不必一則以狗節當及時也）禕又曰孫子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等皆不如丞相遠甚丞相尚不能恢復中原何況我等（將六出祁山事於此一提）維曰吾久居隴上深知羌人之心今若羌人為援雖未能克復中原自隴而西可斷而有也（既得夏侯霸為幫手又欲借羌人為幫手）後主曰卿既欲伐魏可盡忠竭力勿墮銳氣以負朕命於是姜維領敕辭朝同夏侯霸逕到漢中計議起兵維曰可先遣使去羌人處通盟然後出西平近雍州先築二城於麴山之下令兵守之以為犄角之勢我等盡發糧草於川口依丞相舊制次第進兵（此是一伐中原）是年秋八月先差蜀將句安李

歆同引一萬五千兵往麴山前連築二城句安守東城李歆守西城早有細作報與雍州刺史郭淮淮一面申報洛陽一面遣副將陳泰引兵五萬來麴山與蜀兵交戰句安李歆各引一軍出迎因兵少不能抵敵退入城中泰令兵四面圍住攻打又以兵斷其漢中糧道句安李歆城中糧缺郭淮自引兵亦到看了地勢忻然而喜回到寨中乃與陳泰討議曰此城山勢高阜必然水少須出城取水者斷其上流蜀兵皆渴死矣(馬謖屯山上患在水道今二將屯城中亦患水道蓋蜀道山多而水少故也)遂令軍士掘土堰斷上流城中果然無水李歆引兵出城取水雍州兵圍困甚急歆死戰不能出只得退入城去句安城中亦無水乃會了李歆引兵出城併在一處大戰良久又敗入城去(此時蜀兵甚渴其望姜維之救亦甚渴矣)軍士枯渴安與歆曰姜都督之兵至今未到不知何故(街亭之危咎在馬謖二人之危咎在姜維)歆曰我當捨命殺出求救遂引數十騎開了城門殺將出來雍州兵四面圍合歆奮死衝突方纔得脫只落得獨自一人身帶重傷餘皆死於亂軍之中是夜北風大起陰雲布合天降大雪因此城內蜀兵分糧化雪而食(蜀兵嚙雪幾似蘇武當年○此日之雪雖承露盤之天漿不是過矣)却說李歆衝出重圍從西山小路行了兩日正迎着姜維人馬歆下馬伏地告曰麴山二城皆被魏兵圍困絕了水道幸得天降大雪因此化雪度日甚是危急維曰吾非救遲為聚羌兵未到因此誤了(羌人誤姜維而姜維又誤二將也)遂令人送李歆入川養病維問夏侯霸曰羌兵未到魏兵圍困麴山甚急將軍有何高見霸曰若等羌兵到麴山二城皆陷矣吾料雍州兵盡來麴山攻打雍州城定然

空虛將軍可引兵逕往牛頭山抄在雍州之後郭淮陳泰必回救雍州則麴山之圍自解矣（此圍魏救趙之法）維大喜曰此計最善於是姜維引兵望牛頭山而去却說陳泰見李歆殺出城去了乃謂郭淮曰李歆若告急於姜維姜維料吾大兵皆在麴山必抄牛頭山襲吾之後將軍可引一軍去取洮水斷絕蜀兵糧道吾分兵一半逕往牛頭山擊之彼若知糧道已絕必然自走矣（夏侯霸所料早在陳泰算中）郭淮從之遂引一軍暗取洮水陳泰引一軍逕往牛頭山來却說姜維兵至牛頭山忽聽的前軍發喊報說魏兵截住去路維慌忙自到軍前視之陳泰大喝曰汝欲襲吾雍州吾已等候多時了（向安等候多時偏等不來為之一歎）維怒挺鎗縱馬直取陳泰泰揮刀而迎戰不三合泰敗走維揮軍掩殺雍州兵退回占住山頭維收兵就牛頭山下寨維每日令兵搦戰不分勝負夏侯霸謂姜維曰此處不是久停之所連日交戰不分勝負乃誘兵之計耳必有異謀不如暫退再作良圖正言間忽報郭淮引一軍取洮水斷了糧道維大驚急令夏侯霸先退維自斷後陳泰分兵五路趕來維獨拒五路總口戰住魏兵泰勒兵上山矢石如雨維急退到洮水之時郭淮引兵殺來維引兵往來衝突魏兵阻其去路密如鐵桶維奮死殺出折兵大半（第一次出兵就見制肘不及武侯多矣）飛奔上平陽關來前面又一軍殺到為首一員大將縱馬橫刀而出那人生得圓面大耳方口厚唇左目下生个黑瘤瘤上生數十根黑毛（不如管輅相之文作何語）乃司馬懿長子驃騎將軍司馬師也維大怒曰孺子焉敢阻吾歸路拍馬挺槍直來

刺師。師揮刀相迎。只三合。殺敗了司馬師。維脫身逕奔陽平關來。城上人開門放入姜維。司馬師也來搶關。兩邊伏弩齊發。一弩發十矢。乃武侯臨終時所遺連弩之法也。（忽將武侯臨終事一提。與一百四回照應。）正是。

難支此日三軍敗。猶賴當年十矢傳。

未知司馬師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八回　丁奉雪中奮短兵　孫峻席間施密計

今人將曹操司馬懿並稱。及觀司馬懿臨終之語。而懿之與操則有別矣。操之事皆懿之子為之。而懿則終其身未敢為操之事也。操之忌先主。是欲除宗室之賢者。懿之謀曹爽。是特殺宗室之不賢者。至於弑主后。害王嗣。僭皇號。受九錫。但見之於操。而未見之於懿。故君子於懿有恕辭焉。

曹丕乘喪以伐劉禪。曹芳亦乘喪以伐孫亮。而前之伐則丕自主之。後之伐非芳自主之。而司馬師主之。其不同者一。前之兵有五路。而止一路是魏兵。後之兵有三路。而三路皆魏兵。其不同者二。前之兵不戰而自解。後之兵戰而後退。其不同者三。前之兵四路實而一路是虛。後之兵一路敗而兩路皆走。其不同者四。前後更無一毫相犯。豈非奇事奇文。

乘雪以誘敵者有之矣。武侯之破鐵車兵是也。而冒雪以犯敵。則未之有也。以黑夜劫營者有之矣。甘寧百騎之劫是也。而白日劫營。則未之有也。用短兵步卒於

險峻無人之處者有之矣鄧艾之襲陰平嶺是也用之於平川大寨則未之有也以舟師破舟師者有之矣黃蓋之燒北船是也而以舟師入旱寨則未之有也以前後所未有者而獨於丁奉戰徐塘見之真異樣驚人丁奉成東興之功而諸葛恪不能奏新城之績其故何也曰魏來而我禦之則克我往攻魏則不克其明驗已見於前事矣自周郎之禦赤壁而吳一勝及孫權之攻合淝而吳不勝當曹操之攻濡須而吳再勝及張遼之拒逍遙津而吳又不勝及曹丕之攻三郡而吳三勝有徐盛之守南徐而吳四勝又曹休之敗石亭而吳五勝及諸葛瑾之被燒於滿寵而吳又不勝此非其彰彰者哉畫江而守自顧有餘而取人不足在孫權未死周瑜魯肅呂蒙陸遜未亡之時猶然如是而乃欲於孫亮之日進圖中原吾知其難耳

司馬懿之殺曹爽是以異姓而滅宗室孫峻之殺諸葛恪是以宗室而滅異姓恪與爽之才不才不同而其氣驕而計疏則一也外不能測張特之詐內不能灼孫峻之奸而又剛愎自矜果於殺戮聰明雖過於其父而卒以恃才取禍哀哉

却說姜維正走遇着司馬師引兵攔截原來姜維取雍州之時郭淮飛報入朝魏主與司馬懿商議停當懿遣長子司馬師引兵五萬前來雍州助戰（司馬師發兵補敘在此省筆之法）師聽知郭淮敵退蜀兵師料蜀兵勢弱就來半路擊之直趕到陽平關却被姜維用武侯所

傳連弩法於兩邊暗伏連弩百餘張一弩發十矢皆是藥箭兩邊弩箭齊發前軍連人帶馬射死不知其數司馬師於亂軍之中逃命而回（幾同上方谷之難）郤說魏山城中蜀將句安見援兵不至乃開門降魏姜維折兵數萬領敗軍回漢中屯紮（以上接下蜀漢以下再叙魏國）司馬師自還洛陽至嘉平三年秋八月司馬懿染病漸漸沉重（前是詐病此是真病了）乃喚二子至榻前囑曰吾事魏歷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疑吾有異志吾嘗懷恐懼吾死之後汝二人善理國政慎之慎之（與曹操銅雀臺遺嗣似此時偽不再偽不錯亂）言訖而亡長子司馬師次子司馬昭二人申奏魏主曹芳芳厚加祭葬優錫贈謚封師為大將軍總領尚書機密大事昭為驃騎上將軍（以上接下魏國以下接叙東吳）郤說吳主孫權先有太子孫登乃徐夫人所生於吳赤烏四年身亡遂立次子孫和為太子乃瑯琊王夫人所生和因與全公主不睦被公主所譖權廢之和憂恨而死又立三子孫亮為太子乃潘夫人所生此時陸遜諸葛瑾皆亡一應大小事務皆歸於諸葛恪（補前文所未及）太和元年秋八月初一日忽起大風江海湧濤平地水深八尺吳主先後所種松柏盡皆拔起直飛到建業城南門外倒插望道上（孫權將亡先書災異與後諸葛恪將亡亦先書災異正是相對）權因此受驚成病至次年八月內病勢沉重乃召太傅諸葛恪大司馬呂岱至榻前囑以後事囑訖而薨在位二十四年壽七十一歲（紫髯白矣）乃蜀漢延熙十五年也後人有詩曰

紫髯碧眼號英雄能使臣僚肯盡忠二十四年興大業龍盤虎踞在江東

孫權既亡。諸葛恪立孫亮為帝。大赦天下。改元大興元年。諡權曰大皇帝。葬於蔣陵。早有細作探知其事。報入洛陽。司馬師聞孫權已死。遂議起兵伐吳。尚書傅嘏曰。吳有長江之險。先帝屢次征伐。皆不遂意。（照應前事）不如各守邊疆。乃為上策。師曰。天道三十年一變。（不但欲滅吳亦有吞魏之意吳將變魏亦將變也）豈皇帝為鼎峙乎。吾欲伐吳。昭曰。今孫權新亡。孫亮幼懦。其隙正可乘也。遂令征南大將軍王昶引兵十萬攻東興。鎮南都督毋丘儉引兵十萬攻武昌。三路進發。（前書曹丕用三路取吳今司馬師亦用三路取吳正復相似）又遣弟司馬昭為大都督。總領三路軍馬。是年冬十月。（為雪天伏筆）司馬昭兵至東吳邊界。屯住人馬。喚王昶胡遵毋丘儉到帳中計議曰。東吳最緊要處。惟東興郡也。今他築起大堤。左右又築兩城。以防巢湖後面攻擊。諸公須要仔細。遂令王昶毋丘儉各引一萬兵。列在左右。且勿進發。待取了東興郡。那時一齊進兵。昶儉二人受令而去。昭又令胡遵為先鋒。總領三路兵前去。先搭浮橋取大興大堤。若奪左右二城。便是大功。遵領兵來搭浮橋。卻說吳太傅諸葛恪聽知魏兵三路而來。聚眾商議。平北將軍丁奉曰。東興乃東吳緊要處所。若有失。則南郡武昌危矣。（寫丁奉能諒是老將之智）恪曰。此論正合吾意。公可就引三千水兵從江中去。吾隨後令呂據唐咨劉纂各引一萬馬步兵。分三路來接應。但聽連珠砲響。一齊進兵。吾自引大兵後至。丁奉得令。即引三千水兵。分作三十隻船。望東興而來。卻說胡遵渡過浮橋屯軍於堤上。差桓嘉韓綜攻打二城。左城中乃吳將全懌把守。右城中乃吳將劉略

把守此二城。高峻堅固。急切攻打不下。全劉二人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死守城池。（蜀有句安李歆守二城。吳亦有全懌劉略守二城。彷彿相似。而勝敗不同。）胡遵在徐州下寨。時值嚴寒。天降大雪。胡遵與眾將設席高會。（前卷蜀兵取雪當水。此卷魏兵對雪飲酒。同是一雪也。而憂樂大異。）忽報水上有三十隻戰船來到。遵出寨視之。見船將次傍岸。每船上約有百人。遂還帳中。謂諸將曰。不過三千人耳。何足懼哉。只令部將哨探。仍前飲酒。（何貪杯至此）丁奉將船一字兒拋在水上。乃謂部將曰。大丈夫立功名。正在今日。遂令眾軍脫去衣甲。卸了頭盔。不用長槍大戟。止帶短刀。（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此用之狹巷耳。今用之平川。則奇矣。）魏兵見之大笑。更不準備。忽然連珠砲響了三聲。丁奉提刀當先。一躍上岸。（寫丁奉能戰。是老將之勇。）眾軍皆拔短刀。隨奉上岸。砍入魏寨。（以冰兵劫旱寨絕奇）魏兵措手不及。韓綜急拔帳前大戟迎之。早被丁奉搶入懷內。手起刀落。砍翻在地。（雪天遇雪刃。兩白相照。何不更以酒賞之。）桓嘉從左邊轉出。忙綽槍刺丁奉。被奉挾住槍桿。嘉棄槍而走。奉一刀飛去。正中左肩。嘉望後便倒。（以我之短勝彼之長）奉趕上。就以槍刺之。（即用彼之長濟我之短）三千吳兵。在魏寨中左衝右突。胡遵急上馬奪路而走。魏兵齊奔上浮橋。浮橋已斷。（斷橋雪景大有可觀。惜此時魏兵心慌。無暇吃酒耳。）大半落水而死。殺倒在雪地者。不知其數。（魏兵此時可謂紅雪齊腰）車仗馬匹軍器。皆被吳兵所獲。司馬昭王昶毋丘儉聽知東興兵敗。亦勒兵而退。卻說諸葛恪引兵至東興。收兵賞勞已畢。乃聚諸將曰。司馬昭兵敗北歸。正好乘勢進取中原。遂一面遣人齎書入蜀。求姜維進兵攻其北。許以平分天下。（前者石亭之勝。吳使入蜀獻捷。與此正復相似。）一面起大兵二萬。來伐中原。臨行時。忽見一道白氣。從地而起。遮斷三軍。對面不見。

（上文揭披而守將亂句是又而備蜀將亡一伏案大異）蔣延曰此氣乃白虹也主喪兵之兆（不止為喪兵又應在喪身）太傅只可回朝不可伐魏恪大怒曰汝安敢出不利之言以慢吾軍心叱武士斬之衆皆告免恪乃貶蔣延為庶人乃催兵前進丁奉曰魏以新城為總隘口若先取得此城司馬昭破膽矣恪大喜即趲兵直至新城守城牙門將軍張特見吳兵大至閉門堅守恪令四面圍定早有流星馬報入洛陽主簿虞松告司馬師曰今諸葛恪圍新城且未可與戰吳兵遠來人多糧少糧盡自走矣（與司馬懿之料蜀兵彷彿相似）待其將走然後擊之必得全勝但恐蜀兵犯境不可不防師然其言遂令司馬昭引一軍助郭淮防姜維毋丘儉胡遵拒住吳兵郤說諸葛恪連月攻打新城不下令衆將併力攻城怠慢者立斬於是諸將奮力攻打城東北角將陷張特在城中定下一計乃令一舌辯之士齎捧冊籍赴吳寨見諸葛恪告曰魏國之法若敵人圍城守城將堅守一百日而無救兵至然後出城降敵者家族不坐罪今將軍圍城已九十餘日望乞再容數日某主將盡率軍民出城投降今先具冊籍呈上（曹洪之守潼關曹操限之以十日吳兵之攻魏城呂蒙限之以半日未聞有百日之例也）恪深信之收了軍馬遂不攻城（騙信了）原來張特用緩兵之計哄退吳兵遂拆城中房屋於破城處修補完備乃登城大罵曰吾城中尚有半年之糧豈肯降吳狗耶儘戰無妨（諸葛恪著了道兒可謂受騙者之戒）恪大怒催兵攻城城上亂箭射下恪額上正中一箭翻身落馬諸將救起還寨金瘡舉發衆軍皆無戰心又因天氣亢炎（回想雪天劫寨時寒暑一更矣）軍士多病恪金瘡稍可欲催兵攻城營吏告曰人人皆病安能

戰乎恪大怒曰再說病者斬之衆軍聞之逃者無數忽報都督蔡林引本部兵投魏去了恪大驚自乘馬遍視各營果見軍士面色黃腫各帶病容遂勒兵還吳早有細作報知毋丘儉儉起大兵隨後掩殺吳兵大敗而歸（一勝不止至於敗而後止是畫蛇添足矣）恪甚羞慚託病不朝吳主孫亮自至其宅問安文武官僚皆來拜見恪恐人議論先搜求衆官將過失輕則發遣邊方重則斬首示衆（恪有死之道）於是內外官僚無不悚懼又令心腹將張約朱恩掌御林軍以為牙爪（恪有死之道）却說孫峻字子遠乃孫堅弟孫靜曾孫孫恭之子也孫權在日甚愛之命掌御林軍馬今聞諸葛恪令張約朱恩二人掌御林軍奪其權心中大怒太常卿滕胤素與諸葛恪有隙乃乘間說峻曰諸葛恪專權恣虐殺害公卿將有不臣之心公係宗室何不早圖之峻曰我有是心久矣今當即奏天子請旨誅之於是孫峻滕胤入見吳主孫亮密奏其事亮曰朕見此人亦甚恐怖（恪有死之道）常欲除之未得其隙今卿等果有忠義可密圖之胤曰陛下可設席召恪暗伏武士於壁衣中擲杯為號就席間殺之以絕後患亮從之却說諸葛恪自兵敗回朝託病居家心神恍惚一日偶出中堂忽見一人麻衣挂孝而入（又是一道白氣）恪叱問之其人大驚無措恪令拏下拷問其人告曰某因新喪父親入城請僧追薦初見是寺院而入却不想是太傅之府却怎生來到此處也（宅第化為寺院今日多有之矣）恪怒召守門軍士問之軍士告曰某等數十人皆荷干把門未曾暫離並不見一人入來（孝子眼中誤見是作怪衆人眼中不見更是作怪）恪大怒盡數斬之是

夜恪睡卧不安忽聽得正堂中聲響如霹靂恪自出視之見中樑折爲兩段（樑折樹崩亦莫大焉）恪驚歸寢室忽然一陣陰風起處見所殺披麻人與守門軍士數十人各提頭索命（前是人怪此是鬼怪）恪驚倒在地良久方甦次早洗面聞水甚血臭恪叱侍婢連換數十盆皆臭無異（輕於殺人故有血腥之怪）恪正驚疑間忽報天子有使至宣太傅赴宴恪令安排車仗方欲出府有黃犬御住衣服嚶嚶作聲如哭之狀（君之妻不如臣之妻）恪怒曰犬戲我也叱左右逐去之遂乘車出府（欲牽黃犬出東門不可得矣）行不數步見車前一道白虹自地而起如白練冲天而去（又是白虹可見上前之術應不止在兵敗也）恪甚驚怪心腹將張約進車前密告曰今日宮中設宴未知好歹主公不可輕入（董卓入朝之時有李肅蹶之諸葛恪入朝之時有張約阻之前後相類而相反）恪聽罷便令回車行不到十餘步孫峻滕胤乘馬至車前曰太傅何故便回恪曰吾忽然腹痛不可見天子胤曰朝廷爲太傅軍回不曾面叙故特設宴相召兼議大事太傅雖恙還當勉强一行恪從其言遂同孫峻滕胤入宮張約亦隨入恪見吳主孫亮施禮畢就席而坐亮命進酒恪心疑辭曰病軀不勝杯酌孫峻曰太傅府中常服藥酒可取飲乎恪曰可也遂令從人回府取自製藥酒到恪方纔放心飲之（不飲君之酒而自飲家中之酒以爲懷疑則懷疑極矣以爲不疑則不疑甚矣）酒至數巡吳主孫亮託事先起孫峻下殿脫了長服着短衣內披環甲手提利刃上殿大呼曰天子有詔誅逆賊諸葛恪大驚擲杯於地欲拔劍迎之頭已落地（從前種種災異於此結局）張約見峻斬恪揮刀來迎峻急閃過刀尖傷其左指峻轉身一刀砍中張約右臂武士一齊擁出砍倒張約剁爲肉泥（此亦一黃犬也）孫峻一

面令武士收恪家眷一面令人將張約并諸葛恪屍首用蘆蓆包裹以小車載出棄於城南門外石子崗亂塚坑內（可惜聰明人如此結果世之自恃聰明妄自託大者可不戒哉）却說諸葛恪之妻正在房中心神恍惚動止不甯忽一婢女入房恪妻問曰汝遍身如何血臭其婢忽然反目切齒飛身跳躍頭撞屋樑口中大叫曰吾乃諸葛恪也被奸賊孫峻謀殺（前已爲過無數災異不想又有此一段在後）恪合家老幼驚惶號哭不一時軍馬至圍住府第將恪全家老幼俱縛至市曹斬首（前之災異爲恪殺之兆後之災異又爲全家皆殺之兆）時吳大興二年冬十月也昔諸葛瑾在日見恪聰明盡顯於外歎曰此子非保家之主也（知子莫若父此補前文所未及）又魏光祿大夫張緝曾對司馬師曰諸葛恪不久死矣師問其故緝曰威震其主何能久乎（宣帝負芒刺於背霍光之所以赤族也○此亦補前文所未及）至此果中其言却說孫峻殺了諸葛恪吳主孫亮封峻爲丞相大將軍富春侯總督中外諸軍事自此權柄盡歸孫峻矣且說姜維在成都接得諸葛恪書欲求相助伐魏（遥接前文）遂入朝奏准後主復起大兵北伐中原正是

一度興師未奏績　兩番討賊欲成功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